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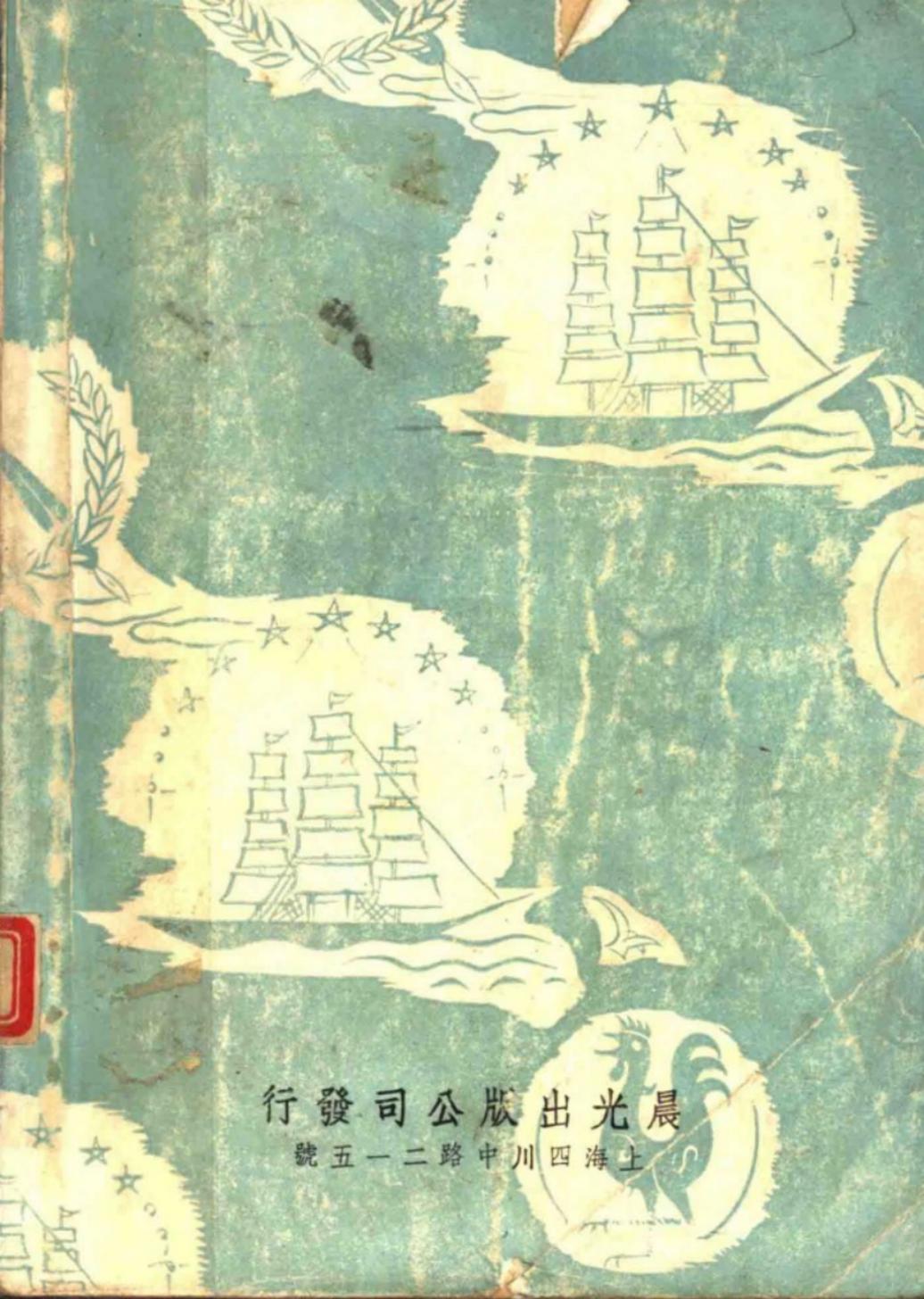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世 一 生 人

The Time of Your Life

William Saroyan

譯深 洪·作揚洛薩 美



晨光出版公司發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世 一 生 人

譯深 洪·作揚洛薩 美

18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楊洛薩·廉威

人生一世

在你活在世上時，你得生活着——使醜惡和死亡在這一段美好的時光裏不臨到你和你的生命所接觸的任何生命上。處處尋求善良，而在發現的時候，便把它從隱藏的地方捧獻出，讓它自由而毫無慚作。把物質和血肉看作至微至賤的東西，因為這些必死之物終有消逝的一天。從萬事萬物中發掘那光耀而永不敗壞的寶藏。從任何心靈深處把那些為世俗的羞恥和恐懼所驅逼而致不求人知惟與哀愁相伴的善良的品德；鼓舞起來。無視那徒有其表的一切，因為在明慧的眼光與仁慈的心靈中，它們誠為不值。不自居任何人之下，亦不臨越任何人之上。請記取：每個人是你自己的化身。沒有一個人的罪惡不也是你的；沒有任何人的清白完全與你無緣。憎棄罪惡，但非憎棄那有罪惡的人。如此種種，你須明白。遂行你的仁慈和溫厚，你無須慚愧；但如在你的一生中那個滅殺的時機到來，那麼你就滅殺，也毋庸後悔。在你

活在上時，生活着——務求在那一段難得的時光裏你不致爲這世界加添痛苦與哀愁，而對世上無盡的歡樂與神祕，你不辭報以微笑。

人
物：報
童瑪
麗·L醉
漢克
虜伯威
利馬
卡提

求

基
脫·卡松尼
克尼
克的媽托
姆水
手凱
蒂·貂福愛
茜達
德利殺
人者哈
利她
的好友韋
斯利貴
婦羅
楞紳
士

布力克

警察甲

阿刺伯人

警察乙

地點：舊金山，安巴加特羅的底下，尼克的兼營餐館和娛樂場的太平洋街酒吧間。並轉灣不遠處那紐約旅館樓上二十一號房間。

時間：一九三九年十月某日的下午和晚上。

第一幕

「尼克的」是美國式的酒店：舊金山靠近船碼頭專做水手生意的酒吧間

坐在一張桌子邊，求：老是那樣安靜，老是那樣寡言，老是那樣沉思，老是那樣真誠，老是那樣厭倦。老是那樣超然。他的值價的衣服，隨便地頑皮地著在身上，給他一個幾乎像是孩童的外形。他在想。

櫃台後面，尼克：一個魁梧的紅髮的年輕的意大利種的美國人，右臂向裏處有一個用紅色刺染着的巨大的裸體婦人。他在看那賽馬預測表。

那阿刺伯人，在他的地位，櫃台的盡頭。他是一個枯瘦的老人，一付獐狎的故國流行的鬚鬚，兩端向上捻捲。左手指和食指之間有那回教刺花，表示他曾經朝過麥加聖地。他在啜飲一杯啤酒。

此刻差不多是早上十一點半鐘。山姆在掃地。我們只看到他的背影。他走入廚

房。櫃台前那個水手喝完他的酒，走出去，行動時若有所思，好像他正在竭力從事發見，人應如何生活。報童走進。

報童（笑顏地）早安，各位。（沒有回答，轉向尼克）報紙，先生？（尼克搖頭，不要。報童走開，數着手裏的報紙。）

求（注意到他）你還有幾份？

報童 五份。

（求給他一枚二角五分的銀幣，接取所有報紙，厭煩地略看報上標題，把它們丟開。報童小心地看着，後來走開。）

阿刺伯人（檢起報紙，看那些標題，搖頭，似乎拒絕其他一切凡是一個人可能說的關於此世界的話）毫無依據，一路到底。

（醉漢走進。走向電話，在那退還電話費的槽盤裏尋視有否人家剩落的五分銀幣，到求的那張桌子旁坐下。尼克把他拖出去。醉漢回來。）

醉漢

（「人民權利宣言」擁護者）這是一個自由國家，不是麼？

（威利，彈子戲的瘋迷，從那扇旋轉門直衝進來，滑稽地舉起右手的食指，示意要一杯啤酒，他是一個極年輕的人，不滿二十歲的少年。他穿着一雙笨重的鞋子；一條既舊又髒的厚布褲子；一件淺綠色的圓領運動衫，胸前綴着一個大F字母；外穿一件過於寬大的雙扣的花呢上裝；綠色帽子，帽緣向上捲。尼克傾出一杯啤酒給他，他一口喝下，有勁地伸直身子，「啊！」一聲，做出莊嚴面色，給尼克行了個舉伸一指的告別禮，開始走出，疲勞消除，精神恢復。他走過彈子戲機時，突然停住，轉身細看那巧器，作姿態似乎是說：「噢，不！轉身走，停住，回到彈子機旁，端詳，從褲袋裏抓出一把小錢幣，揀起一個五分銀幣，用姿態表示，博戲一次，無二次，把銀幣塞入投錢口，滑片推進，發出一種有趣的聲音。」）

尼克 你鬥不過那個機器的。

威利 哦，是麼？

（諸彈降落，滾轉，進入各自的部位。他把橫槓往下壓，把一顆彈子安在它應在的部位，他吸了深深的一口氣，走繞一個小圈，對這偉大戲劇的開場，感到興奮。他挺直的虔敬的立在這場競賽之前。他對抗機器。威利對抗命運，他的本領和胆量，對抗美國製造新巧玩藝的工業的，以及整個逗弄遍人的世界的狡獪和花巧。他是最後的美國拓荒者，不再有別的鬥爭對象，除了這部機器，不再有別的獎賞，除了這機器內諸燈光的一明一滅；以及六個五分銀幣配他的一個。在他的面前的是那最後的優勝者，那彈子機。他是那最後的挑戰者，一個在這世界上無所事的青年人，威利輕妙地握住那個把手，審慎地觀察當前情勢，將那把手向後拉回，拉持一會，然後把牠放掉，頭顆彈子彈在諸障礙物間，滾轉，競賽於此開始。在這博戲最初起始時，留聲機奏出「密蘇里華爾滋」樂曲。這時曲停聲寂。這是博戲真正開始的信號。求突然從遐想中清

醒過來，他吹起口哨，便像人們招呼那差不多隔着一段馬路的出差汽車過來那樣，祇是他是安靜地吹着。威利轉身過來，但求示意他還是去幹他自己的工作。尼克把目光從賽馬預測表上抬起。）

求（喊）托姆（自語地）他在什麼倒霉的地方 每次我須要他？（冷靜地四周一看，那架在屋角的投入鏢幣自會轉動的留聲機，那架裝在外面的公用電話，那座小台，那架彈子機，那櫃台，等等。他再喊，這次聲音很大。）喂，托姆！

尼克（喝了早酒的不耐煩）你要什麼？

求（不假思索地）我要這孩子給我買一個西瓜，那就是我要的。你要什麼？金錢，還是愛情，還是名譽，還是什麼？你得不到他們的，研究那賽馬預測表。

尼克 我要跟着時代前進。

（托姆急忙地走入，他是個大個子，約摸三十歲，但因爲臉上的孩子神

情看上去他年輕得多：英俊，寡言，天真，不安，而每一件事使他稍微惶惑。以年齡而論，顯然他已成年，但是看上去似乎他有一切權利還為一個孩子。他處處防禦，像一個拙鈍而忸怩的發育過早的孩子那樣。他穿了一身眩目的廉價衣服。求把身子後靠，注視着他，就覺得不大順眼。托姆把步子放慢，真變得拙鈍窘急，等待着，他早已肯定他必然會受到的責罵。）

求（實事求是地，嚴厲地，稍稍覺得好玩）誰救了你的性命？

托姆（誠懇地）你救了我，求，謝謝。

求（感到興趣）我是怎麼救你的？

托姆（混亂起來）什麼？

求（更感興趣）我是怎麼救你的？

托姆 求，你曉得你是怎麼救我的。

求（溫和地）我要你答復我。我是怎麼救了你的命？我已經忘了。

托姆（帶着巨大的苦笑，回憶着）三年以前，在我又病又餓的時候，你教我吃那

些雞湯。

求（甚感興趣）雞湯麼？

托姆（熱誠地）是的。

求 三年？是那樣久了麼？

托姆（感到高興，有事實可報告）是的，一定的。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

九。今年是一九三九，求。

求（覺得好玩）別管現在是哪一年。把全部故事說給我聽。

托姆 你領我去看醫生，你給我錢去買吃的穿的，又替我付了房租。啊，求，你曉得你所做的各樣事情。

（求點頭，每次問話之後，把臉從尼克轉開。）

求 你現在好健康？

托姆 是的，求。

求 你一天吃三餐，有時吃四餐。

托姆 是的，求，有時還吃五餐。

求 你有地方睡？

托姆 是的，求。

（求點頭，停了一會，仔細地端詳托姆。）

求 那麼，你剛纔在什麼倒霉地方？

托姆 （低聲下氣地）求，我在外面街上聽他們談論，他們在談這裏碼頭上的麻煩

事。

求 （銳厲地）我須要你的時候，你要在這裏。

托姆 （感到愉快，責罵已過）我再不會那樣做了。求，那邊有個人說，先得有一

次革命，世界上任何事情纔會公平。

求（不耐地）我全曉得。這裏，拿這個錢，去到上頭百貨商場，你曉得百貨商場在那裏？

托姆 是，當然；求。

求 好，你乘電梯到四層樓，往後走，到玩具部。給我買兩塊錢的玩具，拿到這裏來。

托姆（莫明其妙）玩具？那種玩具？

求 隨便那種，小小的，我能夠擺在桌子上面的。

托姆 你要玩具做什麼？求。

求（微慍色）什麼？

托姆 好了，好了。你用不着對每件事情發脾氣。人家會想什麼，這樣一個大的人像我去買玩具？

求 那些人？

托姆 啊，求，你老是我去替你做瘋癲的事情，受窘的是我。你只是坐在這裏，所有邇邇工作都教我去做

求 （眼向別處）照我告訴你的做去。

托姆 就是。不過我真願意我知道爲了什麼。（他作勢欲走）

求 等一下，這裏是一個五分銀幣，把它塞在留聲機裏。第七號。我要再聽那個華爾滋。

托姆 好啊，我高興我用不着留在這裏聽這個東西。求，你到底從那歌曲裏聽出什麼來，我們聽那個歌，一天十遍 爲什麼我們不能聽第六號，或者第二號，或者第九號，別片子還多得很！

求 （強調地）把銀幣塞到那留聲機裏去。（略停）坐下來，等着，等到音樂完畢。再去給我買玩具。

托姆 就是。

求（高聲地）也無須乎覺得是做了一個殉道者。這件事是不值得那麼的。

（托姆將鏢幣投進留聲機，不耐的快速舉動的一套儀式，明白地顯示他的缺乏同情和熱誠。但是，從他的態度上可以看出，他的缺乏同情，有點造作與誇張。其實，他是被音樂迷住，而音樂使得他神魂顛倒，所以纔裝作不喜歡。音樂開始。這是「密蘇里華爾滋」的另一種變化，如夢地柔和地演奏着，有完整的交響樂的形式，而且銅管吹着嗚咽的主調，反覆若干次。起先托姆帶着近似煩燥的心情在傾聽着，因為他不能懂得在這個樂曲裏什麼東西對於求是如此吸引，什麼東西對於他自己是如此痛苦和紛亂。但是不久，他就為那個樂歌和思鄉的故事所激動。他站起來，被他自身中的詩歌與混亂所煩惱。）

（求，在他那方面，傾聽着，似乎不在傾聽，漠不關心而無動於中。他所關心的是托姆，他轉身，望托姆。）

（愷蒂貂福，一個寄寓在轉角不遠處「紐約旅館」一間房子裏的女人，悄然地

從旋轉門走進，向櫃台走去，她的存在和她的節奏乃是那憂鬱的美國音樂的伴奏，這正是她的音樂，就像這正是托姆的音樂。這個世界把音樂從她身上驅除，用破碎以及精神上殘缺了的各種形式來替代它。她似乎已經懂得這點，於是她在憤怒。對自己憤怒，對於這個不幸的世界充滿着憎恨；也充滿着對於悲慘的，對於這個世界的悲劇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惶惑的人們，充滿着憐憫和厭惡。她是個短小精悍的女孩子，有着那種倩巧而壯強的美，決非任何惡劣的環境或醜惡的現實所能摧毀的。這個美，正是不朽的因素，存在於一切善良而平凡的人們的胚種裏；這個美，被培養在我輩人類的女性中，不管她們是如何偶然地與如何無意義地進入這個世界的。在她的性格中，有憤怒的純潔與強烈的自尊。在她的意態和步履間，亦文雅，亦有倨傲。求立刻認識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她緩步走向櫃台。）

凱蒂 啤酒。

（尼克機械地倒了一杯啤酒放在她的面前。她喝下半杯，再傾聽着音樂。托姆轉身看到她。除了她，對於世界上一切事物，他變得死去。他呆立如一木塊，被他的差不多是宗教性的對她的崇拜所迷惑而至解體。求注意托姆。）

求（溫和地）托姆，（托姆開始移向櫃台，凱蒂所站的地方。求高聲）托姆。（托姆停住，轉身回來。求作勢叫他自己的桌旁，托姆走過來，求安靜地）事情都弄清楚了沒有？

托姆（不在世間）什麼？

求 你這句話什麼意思？我剛纔囑咐你一些事情。

托姆（可憐地）你要什麼，求？

求 我要你清醒過來。

（他安靜地站起來，擊掉托姆的帽子，托姆迅速地把帽子拾起。）

托姆 我記起來了，求，我記起來了。百貨商場。四樓。靠後面。玩具部。值兩元

錢的玩具。你能夠擺在桌子上的。

凱蒂（自言）他是個什麼人，把這樣一個大人擺弄着。

求 我預期你半個鐘頭回來，不要再半路裏打岔。照我告訴你的去做。

托姆（懇求）求？我可以拿半元錢去賭一趟賽馬麼？有一隻冷門馬，叫做「良辰」，會贏十乘！我得要有幾個錢。

（求指指街，托姆走出。尼克梳髮，照鏡。）

尼克 你不是要他去買西瓜的麼？

求 我忘了。（他看着凱蒂一會。對凱蒂，清楚地，緩慢地，感情洋溢地。）做的
是什麼夢？

凱蒂（走向求，在醒轉來）什麼？

求（替她執持着那個夢）你在做什麼夢，老實說？

凱蒂（走得更近）什麼夢？

求 什麼夢！你在夢着的夢。

尼克 假定他真給你買一個西瓜來，你要把西瓜怎麼辦？

求 (激動地) 我會把它擺在這張桌子上。我會看着它。然後我會吃它。你想我會把它怎麼辦？賣掉它賺一點錢麼？

尼克 我怎麼會知道你會把任何事情怎麼辦？我想要曉得的是，你從那裏得來你的錢？你做什麼工作的？

求 (望着凱蒂) 拿瓶香檳給我們。

凱蒂 香檳？

求 (單純地) 你願意要什麼別的？

凱蒂 什麼妙主意呀？

求 我以為你會喜歡香檳。我自己非常喜歡香檳。

凱蒂 是吧，可這是什麼妙主意呀？你可不能擺弄我。

求（溫和而嚴肅地）我天生不會對一個人不和氣的。我對於俏皮話，惟有厭惡。要不然，我也可以說出一些落套的，因而是殘酷的，並且還許是不誠實的話。

凱蒂 小心你對我是什麼想法。

求（緩慢地，不看着她）我祇有那最高貴的想法，關於你的人體和靈魂。

凱蒂（曾經留神地傾聽，而不能理解這句話）你在講些什麼？

凱蒂 你閉嘴，你——

求 他是這裏的老闆，他是一個要人。各種各樣的人都來向他討工作，演滑稽戲的。唱歌曲的，跳舞的。

凱蒂 我不在乎。他可不能隨便給我提壞名字。

尼克 好了，姐妹，我曉得一個兩塊錢一晚的婊子在早晨是怎麼會事的。

凱蒂（燥怒）你敢給我提壞名字，我一向是在滑稽戲班子裏的。

尼克 如果你曾是在滑稽戲班子的，我一向就是却利卓別林。

凱蒂（憤怒中路帶傷感）我的確是在滑稽戲班子的，我曾在從美國東部到美國西部滑稽戲巡迴團裏表述過。我有歐洲的貴族送花給我。我曾經和有錢有社會地位的年輕男人們一起吃飯。

尼克 你是在做夢！

凱蒂（對求）我的確曾在滑稽戲班裏。凱蒂貂福。那是我的名字。我的穿着服裝的有真人那樣的大的相片在全國各處的滑稽戲院的門口。

求（和善地，勸慰的地）我相信你，喝點香檳。

尼克（走到桌旁，拿着香檳酒瓶和杯子等）他又這樣了。

求 密司凱福？

凱蒂（誠摯地，走過去）那不是我的真名，那是我的舞台名。

求 我就叫你的舞台名。

尼克（斟酒）喂，姐妹，拿定你的主意。你要和他在一起喝香檳呢，還是不喝？

求 你給這位女士倒點淡酒。

尼克 就是，教授。我實在不懂你爲什麼到這個小地方來，爲什麼不到上半城高級的地方去？爲什麼不到聖勿蘭西司去喝香檳？爲什麼不和一位女士在一起喝酒？

凱蒂（激怒地）你莫給我提壞名字……你牙科醫師？

求 牙科醫師？

尼克（詫異，大聲地）這是什麼樣子的罵人方法？（略停，看凱蒂，又看求，莫明其妙）這個人不該在這裏，我這裏賣香檳，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他一直要買。（對凱蒂）你不要以爲你是唯一的他和你在一起喝香檳的。他和所有他們在一起喝。（略停）他是瘋的。還是什麼。

求（深信地）尼克，我想再過一兩個世紀你會得合式的。

尼克 我抱歉，我不懂你的英文。

（求舉杯，凱蒂也緩緩地舉起她的，不十分明白什麼在進行着）

求（誠摯地）祝賀你的精神，凱蒂貂福！

凱蒂（開始明白，十分感激，看着他）謝謝你。

求（喊）尼克！

尼克 是吧？

求 你不介意替我放一個銀幣在留聲機裏？號數是第——

尼克 七。我曉得。我曉得。我一點不介意，先生閣下，雖然在個人方面我不是音

樂的愛好者。（走向留聲機）我以為柴可夫斯基是個傻子。

求 柴可夫斯基？你從那裏聽說起柴可夫斯基的？

尼克 他是個傻子。

求 是吧，爲什麼？

尼克 一個星期天早上，我聽見他們在無線電廣播裏談論他。他是個冤大頭。他讓

一個女人趕他發瘋。

求 我明白了。

尼克 我站在櫃台後面聽着那個倒霉的東西，我哭得跟小娃一樣。「只有這顆孤獨的心。」他是個傻子。

求 什麼使得你哭的？

尼克 什麼？

求 （嚴峻地）什麼使得你哭的，尼克？

尼克 （對自己發怒）我不曉得。

求 我一向估計你太低了，尼克，開第七號！

尼克 那些音樂可以教每個人激動、那些音樂給每個人他們不應該有的東西。（尼克將硬幣投入留聲機，華爾滋樂聲又起。他靜聽音樂，然後又去研究那張賽馬預測表）

凱蒂（對自己，夢想着）我喜歡香櫛，以及那和香櫛在一起的每一樣東西。寬大

的房子，有寬大的走廊、寬大的房間，有寬大的窗子，大的草地，大的樹木，遍地長着花，大的牧羊狗臥在樹蔭下。

尼克 我要到隔壁佛朗基那裏下個賭注。我馬上就回來。

求 給我下一個。

尼克（走近求）你選那一匹馬？

求（給他錢）「良辰」。

尼克 十塊錢？買馬位麼？

求 不，獨贏。

尼克 就是。（他走出去）

（達德利·R·波士威克——這是如他稱他自己的——從旋轉門衝進來，幾乎把自己摔在那留聲機旁的公用電話上。達德利是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平凡的，

但又不平凡的。他矮小，照一般的說法；整潔地穿着一身廉價衣；過度的勞頓，且為生活的刻板，乏味，單調所困惱；顯然是個卑不足道的人，空無所有的物，但實際上却有偉大的人格。他是一個被欺騙的青年。受過教育，可是毫無實在的理解。一個果敢，沈默，虔敬的精神，在勞倦和呆鈍了的肉體中掙扎求生命；兇暴地在和一個庸俗的心靈決鬥，他所受的教育祇使這個心靈煩惱。他的所以成為偉大人格，由於他，儘管對着許多障礙，所需要的還是簡單而基本——一個女人。這件急切而強烈的需要，平凡的但本身是夠奇蹟的，就動物的不幸福的環境而言，正是把他從空無所有超升為偉大的那個力量。一種可笑的偉大，但是照事物的常理，看來是美麗的。一切他所受到的教育和一切他所信仰的事物，都是冒牌的，然而他自己是真的，差不多是超極的真的，因為他身上有這個不可摧毀的力量。他的面部可笑，他的生活的節奏緊張而不安。他的言辭悽厲而激烈。他的姿態粗獷。他的為人，凌亂而瘋癲。然而深深地他賦

有各類動物所有的同樣的精力的完整與精力的貫注。在他的身上少有天性與化育的精神，但並不缺少天真的動物的精力。他是一個青年，一向被教育着，作為一個人，他是有向上的機會的；他就相信這個話。事實上，他並沒有機會，在這個世界裏。而且早就應該被人家點醒，或者早就不應該讓他的天賦的可貴的無知被教育敗壞，毀滅人類中一個完全善良而可愛的成員。

在電話機旁他立即使勁地撥動號碼，猶豫，轉念，使勁地掛上聽筒，忽然從頭再來。

在達德利的一串鞭炮式的來到以後不及半分鐘，發生哈利的「博爾卡，華爾滋」舞式的來到。哈利是另外一個故事。他畏怯地，無主見地轉着身子，僵笨，在每個場所都不合式，更爲他身上的時代服裝所窘迫而拘束，心裏滿是病痛，但堅決要適合於一個什麼場所。他的來到構成一個舞蹈。衣服不稱身，褲子稍微太大一點，上裝，和褲子不相配的，也是稍微太大，又寬，他是個寡言

的年青人，但他是有心思的。有一個哲學的，據實說。他的哲學是單純而美麗的：這世界是愁苦的。這世界需要笑樂。哈利是逗人笑的。這世界需要哈利。哈利可以使得這世界笑樂。他大概讀過一兩年的高級中學。他曾經在彈子房中聽受一些人的話。他在尋找尼克。他走向阿刺伯人，說：「你是尼克麼？」阿刺伯人搖頭。他站在櫃台邊招呼。他很忙的在招呼着。）

哈利（當尼克走回）你是尼克麼？

尼克（很大的聲音）我就是尼克。

哈利（表演着）你能雇用一個偉大的滑稽演員麼？

尼克（在櫃台後面）誰，舉個例子？

哈利（幾乎有怒意）我。

尼克 你？有什麼滑稽

（達德利在電話旁，還在撥號碼。因為機件有毛病，撥動的聲音很響。）

達德利 哈囉，日落區七三四九麼？我可不可以和密司愛茜。孟得而絲比各爾說話。

哈利（有精神且有聲響地跳着）我跳舞又玩噱頭和這類的事情。

尼克 要穿戲裝麼？還是你現在正穿着你的戲裝？

哈利 我需要的是一根雪茄。

費蒂（繼續做她的美夢）我就從屋裏走出，就站在走廊上，就看樹，就聞花香，

就跑過草地，就躺在樹蔭下，就讀書。（略停）一本詩，也許。

達德利（十分清楚地）愛茜。孟得而絲比各爾。（不耐地）她住着一間屋

子，在四層樓。她是南太平洋醫院的護士。愛茜。孟得而絲比各爾。她做夜班

的。愛茜。不錯。（他開始再等候）

（韋士萊，一個黑種小孩，進來到櫃台邊，靠近哈利站定，等候着。）

尼克 要啤酒麼？

韋士萊 不，先生。我要和你談談。

尼克（對哈利）好了。滑稽起來吧。

哈利（滑稽起來，全然換了一個人，現在是一個精神飽滿的演員，有氣力，身體的姿勢也靈活而有力）請看，我現在站在第三街和商場街的角落上。我正在四面看望。我心裏正在盤算。有了。正當我的面前。這整個的城，這整個的世界。許多人在我面前走過。他們都要到什麼地方去。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是他們都在走去。我是什麼地方也不去的。你能到什麼倒霉地方去？我心裏正在盤算。好了，我現在是個公民。一個胖子把他的肚皮碰上一位老太婆的臉皮。他們在忙中，胖和老。他們兩個碰上了，確！我不曉得。這可能就是戰爭。德國。英國。俄國。我不確定的曉得。（高聲地，戲劇地，他敬禮，向後轉，舉槍，瞄準，開槍）戰戰戰戰戰戰。（他大聲作出踴躍從軍的呼聲。尼克對這有點討厭，作勢示意哈利，停住莫動，並向韋士萊走去。）

尼克 你心裏想着什麼？

章士萊 (混亂地) 嗯——

尼克 來呀。你說。你餓了，還是什麼？

章士萊 冲着天說，我不餓。我只要一個工作。我不要人家的施捨。

尼克 那麼你會做什麼？做得好麼。

章士萊 我會跑雜差，會打掃，會洗碗碟，什麼都會。

達德利 (在打電話，十分熱望地) 愛茜麼？愛茜。我是達德利。愛茜，要是你不

答應跟我結婚，我就跳海。沒有你，生命不值得活着，我不能睡。我什麼都不

能想。除掉你。一切的時候。白天和晚上和晚上和白天。愛茜。我愛你，我愛

你。什麼？(發火) 你是落日區七——三——四——九麼？(停) 七九四三

麼？(鎮定地，這時威利在開始作一個小騷動) 那麼，什麼是你的名字？羅蘭

麼？羅蘭史密斯麼？我以為你是愛茜孟得而絲比各爾。什麼？我叫達德利。是

吧。達德利。R。波士威克。是吧。R是代表老爾。不過我從來不把這個字

拼出來的。我也高興會見你。什麼？這裏吵鬧得利害。（威利停住彈子戲）我在什麼地方麼？在尼克的酒店，在太平洋街。我在港巡隊做事，我對他們說我病了，他們讓我下午休息。你等一等，我來問他們。我也願意會見你。一定的。我來問他們。（回頭問尼克）這裏門牌幾號？

尼克 太平洋街三號。你這個負心漢。

達德利 負心漢？你不知道爲了愛苗我是怎麼樣的在痛苦。我把事情看得太莊嚴。我得更加感情淡薄一點。（對電話）哈囉，愛蘿滿麼？我是說，羅蘭。這裏是太平洋街三號。不錯，我等你，你怎麼會知道是我？你會知道我的。我會認得你。再見。（掛上電話）

哈利（繼續他的獨白，有姿態，動作，及其他）我站在那裏。我沒有對任何人做了什麼事。爲什麼我該當兵。（誠懇地，癡狂地）確……戰爭。OK 戰爭。我退却。我憎恨戰爭，我搬到薩克里孟多鎮去。

尼克（叫喊）好了，滑稽演員。休息一會吧！

哈利（心碎了，走近威利）沒人再還有幽默感。這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少

不得滑稽，可是沒有人懂得怎麼樣開口笑。

尼克（對韋士萊）你屬於工會麼？

韋士萊 什麼工會？

尼克 爲了聖徒邁克的原故，你一向是在那裏的？你難道不知道你不能到一個地方就要求工作，就到手一個，就馬上工作，就像那樣麼！你得先屬於一個工會。

韋士萊 我不曉得。我得有一個工作。真快纔行。

尼克 是啊，你得先屬於一個工會。

韋士萊 我不要什麼優待，我要的只是一個賺錢活命的機會。

尼克 到廚房裏去，告訴山姆給你一點吃的。

韋士萊 真的，我不餓。

達德利（叫喊）爲了愛茜我經過了些什麼

哈利 在我頭腦裏，我有各種古怪的意見，幫助把這個世界，是弄成幸福

尼克（扶住韋士萊）不。他倒是不餓

（韋士萊餓得幾乎暈倒。尼克剛好把他抓住。阿刺伯人和尼克把韋士萊扶進廚房。）

哈利（對威利）看，你是不是以爲這是好笑的。這是我自己的主意，我自己創作的舞蹈。這個接在獨白的後面，（哈利開始跳舞。威利看了一刻，又去作他的彈子戲。這是一個癡漢舞，哈利用大量的哀情來跳，但也用大量的勁力。）

達德利 愛茜，噢，噫，愛茜。我爲什麼倒霉要會見羅蘭史密斯？我不認識的女孩子。

（求和凱蒂一直在靜靜的飲酒。除了那滑稽演員哈利的軟底鞋拖搭作響外，此刻一無聲音。）

求現在什麼是你的夢，凱蒂貂福？

凱蒂（夢想着那些字句，夢想着那些畫景）我夢想家，天哪，我老是夢想家。我沒有家。我沒有安息的地方。但是我常常夢想我們一家人又重在一起。在奧亥俄省，我們有一塊田地，那塊田沒有什麼好處。老是叫人悲苦。老是給人困難。可是我老是夢想着它，好像我還可以回去。父親會在那裏，還有母親和路易和小兄弟司蒂芬和我的妹妹瑪麗。我是波蘭人。貂福——。我的姓不是貂福，是可蘭樂夫斯基。加特琳娜可蘭樂夫斯基。我們失去了一切。房子，田地，樹木，馬匹，牛羣，雞雛。爸爸老去。他死了。他比媽媽大了十三歲。我們搬到芝加哥。我們原想聚住在一起。路易出了事。他被他的伙伴們殺死，爲了件什麼事。我不知道是什麼事。司蒂芬跑出了家。十七歲上。我不曉得他在那裏。以後媽死了（略停）什麼我的夢？我夢想着家。

（尼克帶着韋士萊從廚房裏出來）

尼克 這裏。在這裏坐下休息，那會支持你一陣。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你餓了？現在都好了麼？

章士萊 （坐在鋼琴前椅上）是，好了。謝謝你。我不曉得我是那麼餓。

尼克 這樣就好了。（對哈利，他這時正在跳舞）喂，你在打算做什麼倒霉事？

哈利 （停住）這是我自己的主意。我是個天生的舞蹈家和滑稽演員。

（章士萊開始慢慢地，一次一個樂音，一個和聲的，彈鋼琴。）

尼克 我看你不行。爲什麼你不去找別的事情做？爲什麼不到店舖裏找個工作，賣

東西？爲什麼你要做滑稽演員？

哈利 我有東西貢獻給世界，可是他們沒有頭腦讓我贈給他們。沒有一個人理解我。

達德利 愛茜。現在我正在等候着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羅蘭史密斯。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她。只因爲無意中撥錯電話號碼。他使出全副本領，我現在成爲一個

「缺乏的印第安人了。請倒杯啤酒給我。」

哈利 尼克，你非看我的表演不可。這是全美國這一類表演中的最偉大的。我所要求的不過是一個機會，開頭時候不要薪水。讓我今天晚上試試看。要是我要不到喝彩。OK，我就回家。要不是雜耍戲已經不時行，像我這樣子的人會有機會的。

尼克 你不滑稽。你是個淒慘的年青人，飯桶。爲什麼你要拼命裝倒霉的滑稽？你會把每個人的心割碎。什麼對於你是那麼滑稽的？你一生窮苦，不是麼？

哈利 我一向窮苦，不錯，可是別忘掉有些東西比別的東西更有價值。

尼克 什麼東西更有價值，舉例，比較什麼別的東西，舉例？

哈利 才能，舉例，就更有價值，比起金錢，比例，那就是什麼。我有才能。我晚上白天想得出新的主意。對於我，一切來得自然。我有氣派，不過還要多一點

時間把它磨光——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時韋士萊在琴上彈出他自己的東西，很好，使人有「不在此世」之感，他彈奏約有半分鐘，之後哈利開始跳舞。）

尼克（看着）我在佛里斯哥開着這間頂糟糕的酒店。一個人來到，使得我買進香檳酒。妹子們走進來對我嚷嚷，她們是女士們，才能走進來。求我給機會讓它表現出來。有時候連到交際社會的人物也到這裏來。我不懂爲什麼。也許那是酒。也許那是地點。也許那是我的爲人。也許那是這地方的瘋狂特色。這個下等的酒店。（略停）也許他們在別的地方不能適意。

（這時候韋士萊真的在彈琴了，哈利在演習一套新的節目。達德利愈來愈愁苦。）

凱蒂 請和我跳舞。

求（大聲地）我從來沒學過跳舞。

凱蒂 什麼人都會跳舞。祇要把我抱在你懷裏。

求 我很喜歡你，我抱歉，我不會跳舞。我真願意我會。

凱蒂 啊，請。

求 原諒我。我非常想和你跳的。

（凱蒂獨自舞。托姆拿着一個包進來。看見凱蒂他又呆傻。他從昏迷中醒轉，把那個包放在求面前的桌子上。）

求 （接過那包）你買了什麼？

托姆 兩塊錢的玩具。那是你差我去買的。那個女店員問我要什麼樣的玩具。我不曉得對她說什麼。（他瞪凱蒂一眼。又回頭對求）求，我得有一點錢。你待我這樣好，以後我願意替你做任何事情。可是，求，過這麼一陣，你也得給我點錢。

求 你要錢做什麼？

（托姆轉身，瞪着凱蒂，跳舞。）

求（注意着）自然。這裏。這是五塊錢。（叱喝着）你會跳舞麼？

托姆（自豪地）五年前我在薩加孟都城的白樂馬戲院裏得過第二獎。

求（高聲地，一邊打包裹）OK 去和她跳舞。

托姆 你的意思是說她麼？

求（高聲地）我的意思是凱蒂貂福，滑稽戲的皇后——我的意思是，人世滑稽戲的皇后。和她跳舞。她要跳舞。

托姆（崇拜着凱蒂貂福這名字，一無辦法地）求，我可以告訴你件事情麼？

求（拿出一個玩具，轉動牠的發條）你用不着講，我曉得。你愛她。你真的愛她。我不是盲目虫。我曉得的。可是當心你自己，不要又是那樣弄成病。

尼克（詫異地看着和聽着韋士萊）來到這裏，要做一個洗碗工人。餓得暈倒。再就坐下來，彈奏得比海費滋還好。

求 海費滋演彈小提琴。

尼克 好了，不必頂真。他彈得好，不是麼？

托姆 （對凱蒂）凱蒂。

求 （他讓那玩具轉動，高聲地）不要說話。祇管跳舞。

（托姆和凱蒂跳舞。尼克在櫃台後，看着一切。哈利舞蹈着。達德利在對啤酒發愁。羅蘭史密斯，差不多有三十七歲，很是威風而不免怪形怪狀，走進向櫃台。）

尼克 要什麼酒，女士？

羅蘭 （四面張望，驚嚇着所有年青人）我在尋找那個我和他在電話上講過話的年青人。達德利。R。波士威克。

達德利 （跳起，奔向她去，停住，吃驚。）達德利。R（慢慢地）波士威克麼？

啊，是吧。他在十分鐘前離開此地的。你說達德利。波士威克，那個撐着拐棍的可憐人麼？

羅蘭 拐棍：

達德利 是吧，達德利波士威克，那是他說的是他的名字。他說告訴你不要等他。

羅蘭 哦。（打算走，又轉身。）你一定不是達德利波士威麼？

達德利 誰——我？（堂皇地）我的名字是羅傑斯·特奈法蘭西亞，我是法國種加拿大國籍的人。我以前從來沒見到過那個可憐人。

羅蘭 好像你的聲音就像那個聲音我在電話裏聽到的。

達德利 一個巧合。一件偶然。一次命運的狡猾。就是那樣的一回事。把那念頭扔掉。那個可憐的殘廢，在十分鐘以前從這裏拐出去的。

羅蘭 他說他要自殺。我不過想要幫個忙。（她走出。）

達德利 幫忙？什麼樣子的忙她能幫？（達德利奔向角落裏的電話）真是，愛茜。

真是。我再也不會離開你。（翻開一本小小的地址備忘錄）爲什麼我老是忘掉號碼？我想要和她在電話上通話，這禮拜有一百次，可是我還忘掉號碼。明明

她不願來聽電話，可是不論怎樣我繼續試着。她出外了。她不在，她工作去了。我撥錯了號碼，一切都亂了瘋了。我不能睡着。（倔強地）總有一天她會來聽電話的，如果真愛情有這麼會事的話，他會來聽電話的。日落區七三四九（他撥那號碼盤，當求在研究他的那些三玩具。那些是一個大的機械化的玩具，幾個哨笛；一個音樂匣，求取吹那幾個哨笛，急速地，藉此隨便地和它們弄熟。托姆和凱蒂跳完舞，托姆瞪着她。）

達德利 哈囉，這是日落區七三四九麼？我可以和愛茜講話麼？是的。（強調地，痛心）不，我不是達德利波士威克，我是加拿大蒙特里爾省的羅傑士·特奈法蘭西亞。我是密斯孟得而絲比各爾小姐從小的朋友，我們一起上幼稚園的（一手按在電話口筒上）上帝懲罰牠。是的，我等着，謝謝你！

托姆 我愛你。

凱蒂 你要到我房間去麼？（托姆不能答）你有兩塊錢麼？

托姆（茫然地搖首）我有五塊錢，可是我愛你。

凱蒂（看着他）你要把那些錢全花掉麼？（托姆擁抱她，兩人同走出去。求看着，自願他的玩具）

求 那個碼頭卸貨工人麥卡提那裏去了？

尼克 他就會來的。

求 你想他今天有什麼話可說？

尼克 多得很，跟往常一樣（我要到隔壁去看看今天羅萊爾第三場賽馬是誰贏的）
求 「良辰」贏的。

尼克 那是你的想法。（他走了。）

求（自言）一匹馬叫馬卡提的在今天第六場出賽。

達德利（對電話）哈囉，哈囉，愛茜麼？愛茜麼？（聲音軟弱，四肢亦然）天。

她來聽電話了。愛茜，我在太平洋街尼克酒店，你得到這裏來，和我談談。哈

囉，哈囉，愛茜麼？（惶惑地）是她掛掉麼，電話線脫掉？

（他把聽筒放還，向櫃臺走去。）

（韋士萊還在彈琴。哈利還在舞蹈。求已經把那機械的玩具上了發條，看它轉動。尼克從外面回來。）

尼克（望着玩具）我說，這是個很不錯的玩意。

求 我贏了多少？

尼克 你怎麼知道你贏的？

求 別那麼笨 他不是說「良辰」要贏十乘麼？他正在戀愛，不是麼？

尼克 OK，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贏了。你的十塊贏八十。你怎麼做到的？

求（大聲呼喊）誠心，誠心 他怎麼贏的？

尼克 贏一個鼻子、你在賽馬預測表上考查牠一下。最壞的，最不值價的，最壞的馬，配上最不高明的騎師、我的運氣是怎麼會事？

求 你輸了多少？

尼克 半塊錢。

求 你永遠不該賭的。

尼克 爲什麼不？

求 你老是賭半塊錢。你沒有比蚤子多的誠心，那就是爲什麼。

哈利（叫喊着）你看這個怎麼樣，尼克？（他現在是真的忙着，臂腿一起來。）

尼克（轉身看他）不壞。留在這裏。你可以跑堂。（對韋士萊）喂，你可以今天晚上再把那個彈奏麼？

韋士萊（轉身，但仍彈着琴）我不敢說一定，尼克先生。不過我能彈出一個調子來的。

尼克 好，你也留在這裏。

（他走到櫃檯後面。氣氛在此刻是一種屬於那溫暖，自然，美國式的自在的；

每個人是無辜而善良的，每個人做着他相信他應當做的，或必須做的事。在每人的行爲裏，存有深刻的美國式的純樸與信心。他們相互之間，沒有競爭。也沒有憎恨。每個人生活着，也讓別人生活着。每個人認受他的命運，祇要他覺得命運應當被認受的；或者每個人棄置他的命運，祇要他覺得命運在此刻是必須被棄置的；或者每個人忘却他的命運，祇要他覺得他應當忘却它。雖然每一個人十分嚴肅，而在當前情景中，自有那不容誤解的微笑與幽默；這是肉體和精神從那被世俗累成，不安，困擾，恐懼，拙蠢的現狀解脫，入於那隨緣，慈祥的，更自然的狀況的一個情景。每個人與環境相安，拿出他自己的人格，一如他自己：

章士萊越彈越好。

哈利愈跳愈好。

尼克在櫃臺後面擦着杯子。

求對着玩具微笑而在研究它們。

達德利，雖仍不免煩惱，此刻至少安靜，且滿有感傷時的端重。

威利，玩他的彈子戲，自是快樂。

那阿刺伯人深沉於他的回憶中，這正是他樂於流連的所在。

這樣的情景這樣的氣氛裏，布力克從外進入。布力克是那樣的，你一看就有反感。體貌上，他和別人並無兩樣。臉面是個平常的臉面。雖然看上去他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然而你曉得，即使將善意的理解，給予最最寬大的延展，承認他爲人類之一是不可能的。他是個沒有氣力的強力的人——在軟弱者中間的強力者——那種軟弱者，慣於用強力去對付那更軟弱者的。布力克隨便地走進，好像他是個主顧，立刻哈利開始放慢。

布力克（油滑地，帶着玩笑的交情）哈囉，尼克。

尼克（停住他的工作，將身前靠櫃上）爲什麼你要到這裏來？小小的酒店承受不

起你這麼太大的一位人物。

布力克（感到被恭維）好了，尼克。

尼克 要人們從來不到這裏來的。這裏，喝杯酒。（威士忌瓶）

布力克 謝謝，我不喝酒。

尼克（自己喝着那酒）那麼，爲什麼不喝呢？

布力克 我有任務。

尼克 你是那無聊的風化巡查隊的隊長，我們這裏沒有什麼妨礙風化的事。

布力克（尖銳地）逛街的婊子在這個地方做生意。

尼克（動怒）你要怎麼樣？

布力克（高聲地）我要你曉得，那種事，得停止。

（樂聲住止，機械的玩具停了轉動。室內絕無聲響，而氣氛中此刻乃有一種奇異的恐懼與不協調。哈利不知如何處理他的手與足。韋士萊兩手下垂。求悄然

把玩具推在桌上一邊，急於要研究什麼事在發生。威利也停住彈子戲，轉身等候着。達德利使勁地挺伸身體，似乎在說：「沒有什麼能夠駭我。我知道愛情是唯一的的事情。」阿刺伯人老是那樣子，但也注望着。尼克傲然故作不理。這樣靜默與緊張有一個時刻，似乎布力克在等候每個人都承認他的在場。他顯然地爲哈利，達德利，韋士萊和威利給他的承認而感覺得意，但又稍微爲尼克的「不理會與不友誼而感覺困惱」。

尼克 不要看着我。我辨別不出一個婊子和一位女士。你結過婚麼？

布力克 你不是在盤問我。我在告訴你。

尼克（打斷話頭）你是四十五歲左右的人，你該更懂事一點。

布力克（發怒）逛街的婊子在這地方做生意。

尼克（開始喊嚷）現在，不要和我找麻煩。人家到這裏喝酒和消磨時光，我不關心他們是誰。

布力克 好吧，我關心。

尼克 唯一的方法，查明一位女士是不是一個逛街的婊子，是和他去一道逛街，一道上床睡，把事情弄確實。你不會那樣做的。你願意那樣做，當然。

布力克 再這樣說下去，我就把你的酒店封門。

尼克（隨地，非惡意地）聽。我用不着你，或者像你這樣的任何人。你是專來改變世界，從壞的到更壞的。改到像你自己那樣。

布力克（暴怒的呆頓，然後憎惡地）我今天晚上再來。（開始走出）

尼克（甚怒，但甚鎮定）對你自己做一件大好事，今天晚上不要再來。派別人來，我不喜歡你那派頭。

布力克（隨便地，但憎惡地）不要做犯法的事。我也不喜歡你那派頭。（他四面查看一遍，走出去。一陣靜默。威利轉身回去，再把一個銀幣放入投錢口，又開始他的彈子戲。韋士利轉向鋼琴，頗為躊躇地開始彈奏。其實他的心思不在

這上。哈利踱來踱去，不能舞蹈。達德利在一張桌旁，墜入他的慣有的感傷。

尼克輕吹口哨，忽然停住。求在轉動玩具的發條。

求（滑稽地）尼克，你要殺死那個人麼？

尼克 我厭惡。

求 是吧，爲什麼？

尼克 爲什麼我要被他那樣一個人激動情感？爲什麼我去憎恨他？他不成東西。他

是個無足重輕的人。他是一隻耗子。但是每次他走進這個地方，我就冒火。他

不肯喝酒。他不肯坐下。他不肯把事情寬鬆一點。指教我一件事麼？

求 盡我的能力。

尼克 爲什麼像那樣的一個乏貨要出頭改革這個世界。

求（詫異）他也要改革世界麼？

尼克（激動）你明白我的意思的。爲什麼他要去麻煩人家？他有毛病。

求（差不多自言，考慮着布力克也要改革世界這個事實）我猜他還是真要改革這世界。

尼克 所以我就激動，憎恨他。

求 不是他。尼克，是一切的事情。

尼克 是吧，我知道。可是我還是用不着他。他不好。你懂得我的意思麼？他傷害那弱小的人，（心緒混亂）一個女孩子由於他的原因要去自殺。（狂怒地）如果他傷害這裏的任何一個人，我擋斷他的頸子。這是我的地方。（補充一個意思）或是傷害任何一個人的感情，我也一樣。

求 他可能不是這麼壞，深深的底下的裏面。

尼克 我全知道他。他不好。

（在這段談話的時期，韋士萊又在真的彈琴，玩具又在響動，漸漸地哈利又開始跳舞。尼克從櫃臺後面走出，此刻，極像一個孩子——忘却他所有的憤怒

——看着那玩具轉動。他開始對一切事物微笑：轉身傾聽着韋士萊彈琴：看哈利舞蹈：對阿刺伯人點頭：對達德利搖頭：關於韋士萊他親善地做出一些姿態。這誠然是他的地方，一個善良的，不高貴的，平民酒館，美國式的，讓每個人自由自在的地方。）

尼克 我有一個好酒店。這地方沒有錯。嗨。滑稽演員，今天晚上，釘住你的舞蹈。我看你是行的。韋士萊麼？今天晚上，你那一套多來幾回。那就好。

哈利 謝謝你，尼克。天，我終於上了路。（打電話）哈囉，媽？是你麼，媽。哈利。我有了工作。（掛上電話，不停走轉，微笑着。）

尼克 （一直在看玩具）說，那真是有意思。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瑪麗上）

求 （拿起玩具，向着尼克和瑪麗）尼克，這是一個玩具，是人類狡滑造出來的花樣，用來消除孩子們的厭悶，苦惱和憤怒的。一個高貴的玩意。我敢說，一個

玩意，比較任何別的我能夠在此刻想出來的，無限地更加高貴。

（大家圍攏求的桌子來看玩具。玩具停止不動。求便旋轉那音樂匣的發條。拿起一個口笛：吹出一種十分特別，古怪而憂鬱的聲音）叫人喜悅。悲劇的，可還是叫人喜悅。

（韋士萊把「音樂匣」的主調在鋼琴上奏出。瑪麗揀一張桌子坐下。）

尼克 求，你看那個女孩子，凱蒂，他罵我是牙科醫師，她是什麼意思？我從不傷害任何人的，別說一只牙齒。

（尼克走向瑪麗的桌子。哈利學習玩具的動作。舞蹈。鋼琴的聲音漸揚。燈光慢慢暗下去，在鋼琴獨奏繼續之中。）

（幕下）

第二一幕

（一個鐘頭以後，所有前幕收場時在台上的。人這時仍然都在那裏。求在他的位子上不聲不響地拿着一副撲克牌在洗着翻着，同時看望那女人的臉孔，又看她的手提包上的簡寫姓名，好像那些字母是世界上失去的光榮的象徵似的。那個女人，在她的一方面，偶然也極隨便注視到求。或者毋寧說，感覺到他的事實。她感覺到他整整一個小時。她喝啤酒，已微有醉意；求自己也醉了。但如往常一樣，完全在自己支配之下，僅祇更爲興奮。其他的人都還在那裏，坐在桌旁，等等。）

求 那是瑪琦。羅寶維絲麼？

瑪麗 什麼是什麼？

求 名字是瑪貝爾。禮白絲邱麼？

瑪麗 什麼名字？

求 那簡寫的M·L·代表的名字。你的手提包上的簡寫姓名。

瑪麗 不是

求 (經過長時的停頓，深思着那名字可能是什麼，翻一張紙牌，注視那女人的漂亮的臉) 瑪基·朗華賽？

瑪麗 (一切這些是很自然而誠摯的，在參加者的雙方，毫無玩笑滑稽之意；兩人都嚴肅，爲是在醉中)。不是。

求 (他聲音高銳，好像有點驚恐)。美綺·羅莉？(瑪麗搖頭)。我的簡名是
J
T

瑪麗 (略停) 是約翰麼？

求 不是。(略停) 瑪莎·藍卡斯脫麼？

瑪麗 不是。(略停) 你叫約瑟？

求 唔，不全對。那是我的首名，可是人家都叫我求。我的姓是不容易說的。我來幫你一點忙。我是愛爾蘭人。（略停）你的名字只是普通的瑪麗麼？

瑪麗 正是。我也是愛爾蘭人。至少在我父親這一邊算來是如此，我母親的一邊是英格蘭人。

求 我的父親跟母親都是愛爾蘭人。瑪麗是我喜愛的名字的一個。我想這就是我沒有想到它的原因。有一次我在墨西哥城遇見一位名叫瑪麗的女孩子。她是個從菲勒德菲亞城來的美國人。她在那邊結了婚。在墨西哥城，我是說。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我們也曾戀愛。至少我愛她。你永遠不曉得別人怎麼樣的。你知道，她已經和別人訂婚，而且她的母親跟她在一起，所以他們只好結婚。準定是六七年前的事。到現在她可能已經有了三四個孩子。

瑪麗 你還在愛她麼？

求 唔——不。告訴你老實話，自己不知道。也許我還。我簡直不曉得她已經和人

訂婚，直到她結婚的前一兩天。我以為我要和她結婚的。我還是盤算着我們兩個將來會有什麼樣的孩子。我喜歡的是那第三個孩子。頭上兩個都滿好的。漂亮，好，聰明。可是第三個不同，笨笨的像個傻子。我非常喜歡他，當她告訴我她就要和別人結婚，我對於那頭兩個孩子並不覺得難過，可是笨笨的那一個。

瑪麗（停了幾秒鐘之後）你怎麼辦？

求 辦？對你說老實話，沒有。

瑪麗 你老是喝許多酒麼

求（科學地）不見得老是。只在我醒着的時候。我每晚要睡七八個鐘頭，你曉得。

瑪麗 多麼好呀。我的意思是，在你醒的時候喝酒。

求（沉思地）這是一種權利。

瑪麗 你真的喜歡喝酒麼？

求（肯定地）就跟我喜歡呼吸一樣。

瑪麗（漂亮地）爲什麼？

求（戲劇地）爲什麼我喜歡喝酒？（略停）因爲我不願意受騙。因爲我不願意在大部分的時間是個死人，在一個長的時間中祇稍微活動那麼一刻。（略停）要是我不喝酒，我會像別人一樣，給那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所誘惑。我會忙碌。做許多事。種種愚蠢的細小的事，爲着種種愚蠢的細小的原因。驕傲，自私，平凡的事。我曾經做過。現在我什麼不做。我一直在活着。然後我就去睡眠。

（略停）

瑪麗 你睡得好麼？

求（視爲當然）當然。

瑪麗（安靜地，幾乎溫柔地）什麼是你的計劃？

求（高聲地，但亦溫柔地）計劃？我沒有任何計劃。我祇是到時候起床。

瑪麗（開始理解一切）哦，是的。是的，當然。

（達德利拿一個鎊幣投進留聲機）

求（沉思地）爲什麼我喝酒？（略頓，他正在思考這問題。這段思考顯得是深切而複雜的，使他臉上呈現一種非常可笑而天真的表情。）這問題須要一個相當複雜的答案。（他出神地微笑）

瑪麗 哦，我不是說——

求（迅捷地，殷勤地）不。不。我堅持。我知道爲什麼。這只是使用適當字句的問題。一些小問題。

瑪麗 其實這個沒有關係。

求（嚴肅地）哦，是的。有關係的。（診斷的地）現在，爲什麼我喝酒？（科學的地）不。爲什麼任何人要喝酒。（進行解答）一天有二十四小時

瑪麗（愁苦地，但明快地）是的，那是真的。

求 二十四小時。在這二十四個小時裏，至少有二十三個半鐘頭是——上帝，我不

曉得爲什麼——枯燥，死寂，無聊，空虛，和殘酷。那只是鐘上的時分，不是生活的時間。不管你是誰，或者你做什麼，二十四小時裏有二十三個半小時是在等待中度過。

瑪麗 等待？

求（以手作勢，高聲地）你等待得越長久，可等待的就越少。

瑪麗（用心地，漂亮地作他的學生）噢？

求（繼續下去）那樣的下去，日子又日子，星期，月份，年歲，又年歲；等到你注意，所有的年歲都已死去。所有的時分都已死去。你自己死去。不再有什麼東西可等候。一切沒有，除了鐘上的時分。沒有生活的時間。一切沒有，只有時分，只有愚蠢。美麗的，光輝的，用腦筋的愚蠢。（略停）這個答覆了你的問題麼。

瑪麗（誠摯地）我怕是在答覆了。謝謝你。你不應該去費那麼許多事的。

求 一點不費事。（停了一會）你有孩子麼？

瑪麗 是的。有兩個。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求 (欣然) 多麼了不起。他們像你麼？

瑪麗 很像。

求 那麼你爲什麼愁苦？

瑪麗 我永遠是愁苦的。就是爲了在我結婚之後，人家讓我喝酒。

求 (關切地) 你在等候誰？

瑪麗 不等候誰。

求 (微笑) 我也不在等候誰。

瑪麗 等候我的丈夫，當然。

求 哦，當然。

瑪麗 他是個律師。

求 (站起，依桌子) 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我贊成他。我非常喜歡他。

瑪麗（傾聽）你有什麼負擔沒有？

求（高聲地）一個，和成千個。其實，我對每個人有負擔。至少對我所碰到的每一個人。我已經努力了三年，想要弄明白是不是可能去過一種我以為是文明的生活。我的意思是，一種絕對不會傷害別人的生活的生活。

瑪麗 你有名麼。

求 非常有名，絕對沒有人知道我，但是非常有名。你喜歡跳舞麼？

瑪麗 可以。

求（高聲地）對不起。我不跳。我以為你不會喜歡跳舞的。

瑪麗 告訴你老實話，我一點不喜歡跳舞。

求（傲然——議論家）我幾乎不會走路。

瑪麗 你是說，醉了！

求（微笑）不。我是說，一切時候。

瑪麗（仔細地看他）你到過巴黎麼？

求 在一九二九年，又在一九三四年。

瑪麗 一九三四的那一個月？

求 四月的大半個月，五月一個整月，六月的幾天。

瑪麗 那年的十一和十二月，我在那裏。

求 我們差不多同時在那裏。那時候你已經結婚？

瑪麗 已經訂婚。（他們沉默了一會，相對看着。平靜地，而有滿多的嫵媚）你真的在愛我麼？

求 是的。

瑪麗 這是香檳麼？

求 是的。一部份至少是的。（他坐下）

瑪麗 如果你以後不再看到我，你會是十分不幸福麼？

求 十分。

瑪麗（起立）我很高興。（求深深地憂苦，爲了勉要走。事實上，他差不多被這事駭昏，一種充滿了暴怒的愁苦和遺憾的樣子）我現在得走了。請不必起來（求已經站起，茫然地望着她）再見！

求（簡單地）再見！（那個女人站定看着他一會，轉身走出。求站望着很久。正當他慢慢地再坐下的時候，報童進來，走向求的桌子。）

報童 報紙，先生？

求 這一次你有多少份？

報童 十一份（求全買下來，看視那些討厭的標題，把它們丟在一邊。報童看他，詫異（他走向在櫃台邊的尼克。））

報童（爲難地）瞧，先生，你開的這個店麼？

尼克（隨便地，但強調地）我開的這個店。

報童 你能雇用一個了不起的抒情男高音麼？

尼克（幾乎自言）了不起的抒情男高音，（大聲問）誰？

報童（大聲，小有怒意）我。我年紀太大不能再賣報紙。我不願意老是叫喊報紙標題。我要歌唱，你能雇用一個了不起的抒情男高音麼，能不能？

尼克 你有什麼抒情的地方？

報童（高嗓音，惶恐地）我的嗓子。

尼克 哦，（略停，讓步）好了，那麼，你唱吧！（報童即唱一疾速而美妙的

歌——「當愛爾蘭人的眼睛淺笑輕盈」。尼克和求留神地聽着：尼克帶着驚異，求帶着意外和喜悅）

報童（唱着）

當愛爾蘭人的眼淺笑輕盈，

自然這像一個春天的早晨，

在愛爾蘭人的笑聲的抑揚中，

你可以聽到那天使們的歌音。

當愛爾蘭人的心感到幸福，

一切世界像是光明和喜樂，

但是當愛爾蘭人的眼淺笑輕盈——

尼克（高聲而迅速地）你是愛爾蘭人麼？

報童（敏捷地答話，大聲，對於這個不相干的問題有點不耐煩）不。我是希臘

人。（他以更大的聲音將一句歌辭唱完）「真的它們教你把心失落。」（他戲

劇地轉向尼克，像一個雜耍戲的歌者求討觀眾給他喝彩。尼克關切地研究這個

孩子，求立起來，身傾向尼克和報童。）

尼克 不壞。讓我再聽你唱一次，約摸在今天的一年以後。

童報（感奮）真的麼？

尼克 是吧。約摸十一月七日，一九〇〇年。

報童 （比在他的一生中任何時期更爲幸福，跑到求的面前）你也聽見的，先生？求 聽見的，那真好極。你是希臘的什麼地方的？

報童 薩朗尼加。天，先生。謝謝你。

求 不必等一年。過一會你再拿幾張報紙回來，你是個了不起歌唱者。

報童 （感動而興奮地）哦，謝謝你，先生，再見。（跑出去向尼克）謝謝，先生。（他跑了出去。求和尼克都望着那扇旋轉門，求坐下，尼克笑。）

尼克 求，人都是那樣神妙的。請看那個孩子。

求 自然他們是神妙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神妙的。

（麥卡提和克虜伯兩人一邊談天一邊走進。麥卡提是個大個子，穿着一身工人裝，這使他看上去非常年青。他穿着一條黑色布褲和一件藍色的工人衫。無領帶。無帽子。寬闊的肩膀，一副清瘦而聰明的臉，厚的黑的頭髮。在他的後

邊右手褲袋裏，是那碼頭上卸貨工人用的鈎子。他的手臂長而多毛。他的袖子捲起，剛到肘子下面。他是個隨緣的人；舉止隨便；悟解敏銳；對於嫵媚或天真或滑稽鑑別迅速；而性情溫和。他的言語清晰，充滿溫情。他的聲音有力，且有調節。他享受這個世界，儘管這世界是一個混亂；他也能愛好人民，儘管這些人們是一團混亂。克虜伯沒有麥卡提那樣身高或肩寬。他在體貌上為他的制服，棍子，手槍，皮帶，和帽子所拘束。顯然地他做警察這個角色毫不舒服。他的舉動是僵呆的，而且是不存心地倨傲的。他是個老實人，大體上是善良的。他的理解雖然不及麥卡提，但他是忠實的，從來不嚇詐人的。）

克虜伯 你不懂什麼是我的意思，怎麼樣，求。

求 哈囉，克虜伯。

麥卡提 怎麼樣，求。

求 哈囉，麥卡提。

克虜伯 兩杯啤酒，尼克。（對麥卡提）我所做的只是執行命令，執行命令。我不

曉得命令背後是什麼意思。對誰有利，對誰有害，或者爲什麼。我所做的就是執行命令。

（尼克給他們倒上啤酒）

麥卡提 你的書看得不夠多。

克虜伯 我看書的。每早我看「檢查者」日報，每晚看「呼聲公報」。

麥卡提 還有就是執行命令。你現在要執行的是什麼命令？

克虜伯 來這裏碼頭邊維持治安。

麥卡提 爲誰維持治安？（對求）對麼？

求（悲哀地）對的。

克虜伯 我怎麼曉得是爲了誰呢？治安。就祇維持治安。

麥卡提 治安一定是爲着什麼人纔維持的，你猜想是爲了誰？

克虜伯 爲了公民。

麥卡提 我是一個公民。

克虜伯 好呀。是爲了你維持治安。

麥卡提 用警棍子打我的頭，來維持治安？（對求）對麼？

求 （傷感地，有所憶）我不知道。

克虜伯 麥，你曉得的，我從來也沒有用棍子打過你的頭。

麥卡提 可是你會打我的，如果你在那個時候正執行任務，碰巧在任務上你又站在

和我相反的一面。

克虜伯 我們從前一起在教會中學念書。我們一向是好朋友。唯有一次我們鬥爭是

爲着亞瑪。赫格特的那一回。你跟亞瑪。赫格特結過婚的？（對求）對麼？

求 一切都對。

麥卡提 我沒有。你跟她結過婚麼？（對求）求，你是贊成我的，還是反對我的？

求 我贊成每一個人。一個時候一個人。

克虜伯 沒有。那正是我要說的。

麥卡提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兩個人沒有一個會和那我們爲了它鬥爭的東西結婚？

克虜伯 我簡直不曉得那個東西是什麼？

麥卡提 你的書看得不夠多。我告訴你。

克虜伯 麥，你也不曉得你是爲了什麼在鬥爭？

麥卡提 那麼簡單，真是奇妙。

克虜伯 那麼你說，你是爲了什麼在鬥爭？

麥卡提 爲了那不如人的人們的權利。對麼？

求 差不多。

克虜伯 那什麼？

麥卡提 那不如人的人們。世界上有的是馬荷尼那樣的人，從來他們手裏就沒有什

麼東西可以把周圍每一個人弄成猴子。那原就是生來平等的人類。記得麼？

克虜伯 麥，你不是一個不如人的人。

麥卡提 我是碼頭上的卸貨工人。一個理想主義者。我有太多的筋骨去單單的作一個知識份子。我娶了一個短小的敏感的有文化的女人，使得我的孩子們都成妹姝型，不做寬大頭。一個有點感覺的壯健男子，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你的機會，除了兩條路，去做一個騙子，或者去做一個工人。我沒有那個心去做騙子，所以我是一個工人。我有一個兒子在高級中學裏讀書，他已經在打算做一個作家了。

克虜伯 有一個時候我也想做作家。

求了不起。（放下報紙，看着克虜伯和麥卡提）

麥卡提 他們都要做作家。世界上每一個瘋子，凡是通過戰爭實行殺害人民的，開頭都是在頂樓上或者地下室裏寫詩的。詩臭得很。所以變成了不起的騙子作為

報復。這種事現在還在進行着！

克虜伯 真的麼，求！

求 你看今天的報紙。

麥卡提 就在此刻，住在太里格拉夫山上就有幾個乏貨想做莎士比亞。十年以後他
會是一個國會議員。或者一個共產黨員

克虜伯 應該有人，關於這個，想點辦法：

麥卡提 （惡意地，聲音中帶着嘲笑）辦法就是出版更多的雜誌。成百的，成千
的。把他們寫的每一個作品全印出來，使得他們相信他們是不朽的。這可以教

他們不變成瘋子。

克虜伯 麥，你自己應該做一個作家！

麥卡提 我厭惡那一起人。他們都是闖禍者，對麼？

求 （迅速地）一切都對。都對，也都不對。

克虜伯 那麼你看書看報做什麼？

麥卡提 (笑着) 那是放鬆，那是消遣。(略停) 生在這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就是作家。語言本身是好的，糟糕的是那使用語言的人。(阿刺伯人稍微走近，留神聽着。對阿刺伯人) 老兄，你是怎麼想法？

阿刺伯人 (臉部作出種種怪相之後，沉思着) 毫無依據，一路到底。什麼。什麼不。沒有什麼。我去散步，抬頭看天。(他走出)

克虜伯 什麼？什麼不？(對求) 這是什麼意思？

求 (慢慢地，想着，回憶着) 什麼？什麼不？那意思是說，一正，一反。吸，吐。什麼：生。什麼不：死。萬物的無可避免的，不可思議的，偉大莊嚴的生長與枯朽。是始，也是終。那個人，用他自己的方式，乃是一個先知者。他是一個那樣的人，在啤酒的幫助之下，能夠到達一種深刻理解的境界；在裏面，什麼和什麼不，那可以理喻的，和那不可以理喻的，渾然爲一。

麥卡提 對。

克虜伯 要是這些話你都聽得懂，你怎麼還只是一個碼頭上的搬貨工人？

麥卡提 我們麥卡提多少代傳下來，從來只跟那有精力的好爭辯的肉體結婚或者在

一起睡覺。（喝一口啤酒）

克虜伯 我可以在這裏聽你們兩個人談上幾個鐘頭，可是如果我能夠聽懂你們在說

些什麼，那算我倒霉

麥卡提 結果是，所有我們麥卡提，做英雄也嫌太偉大太堅強。只有懦弱的不放心

自己的人纔幹英雄事業，他們非幹不可。英雄越多，世界的歷史越糟糕。對麼？

求 不妨出去觀察一下。

克虜伯 你真能做一個哲——哲學——，朋友，你真會說！

麥卡提 我不會對任何人這樣講話，除了對一個穿制服的人，對一個完全聽不懂我

的話的人。我談論着的對象，朋友，就是你。（電話鈴響。哈利突然從座位站

起，開始一個新的跳舞）

克虜伯（看到他，十分官腔地）這裏，這裏，你以為你在做甚麼？

哈利（停住）我剛想得一個主意，來一套新的跳舞。我正把它試驗着。尼克，尼克，克，電話鈴在響。

克虜伯（對麥卡提）他有權利這樣做麼？

麥卡提 那活着的人從時間的開始起，一生下來就一直在跳舞。甚而至於可以這樣說，跳舞和生命是協同在一起行動的，直到現在我們有——（對哈利）跳舞去，孩子，讓大家看見，我們有什麼。

哈利 我還沒有把它完全想好，可是開始是這樣的。（他跳舞）

尼克（接電話）尼克的太平洋街餐館。酒吧。娛樂場。午安。尼克在談話。（傾聽）誰？（轉身）這地方有一位達德里波士威克麼？

（達德利跳起，向電話走去）

達德利（接電話）哈囉，愛茜麼？（傾聽）你就來麼？（得意。對全酒店）他就要來。（略停）不。我決不喝酒。哦，天，愛茜。（他掛上電話，奇異地向四周觀看，好像他剛正開始生命，走動着撲觸各物，將椅子擺放整齊，等等。）

麥卡提（對哈利）甚好，甚好。

哈利 現在我再來這樣一套。（他做給他們看。）

克虜伯 這個舞好麼，麥？

麥卡提 糟得很，可是這是誠實的有大志的。就像這個偉大國家裏其他一切一樣

哈利 我現在再轉這樣一套。（他再做給他們看）這裏纔是我真正拿本領出來的地方。

麥卡提 好極，這是美國。肉體和靈魂的真實現狀的一個最滿意的表現。孩子，你是個天才。

哈利（高興，和麥卡提握手）今天晚上我一生第一次在觀眾面前表演。

麥卡提 一定會受歡迎。你的跳舞是那裏學來的？

哈利 從來沒有學過。我是個天生的舞蹈者。而且也是個滑稽演員。

麥卡提 (愕然) 你能夠叫人家發笑麼？

哈利 (呆傻地) 我會滑稽，可是他們不肯笑。

麥卡提 那就怪了，爲什麼他們不肯笑。

哈利 我不明白，他們就是不肯笑。

麥卡提 你現在高興表演滑稽麼？

哈利 我願意來一段獨白我一直在想念着的。

麥卡提 請坐。我對你作諾言，如果真是滑稽的，我就放聲大笑。

哈利 (立即表演，十分起勁地) 我在探克街夏琪的酒店裏，現在是八點四十五分，日光節約的時間。星期三，十一號。我身上有的東西，就祇頭痛，和一個一九一八的銀幣，我需要的東西，喝一杯咖啡。如果我把銀幣買一杯咖啡，

我就得步行回家。我現在有一個煩惱的問題。那個希臘人喬治正在和菲律賓人披特維打檯球。我穿着破衣服。我沒有一支香煙。他們吸着百貝伴斯雪茄。我就仔細一想，像我一向那樣。那個希臘人喬治正在爲難。如果我買一杯咖啡，我會再要第二杯。什麼事情發生？我的耳朵痛。我的耳朵。喬治拿起球棒。塗上白粉，研究球桌。巧妙地把球打一下，得的一聲，什麼事情發生？他打中三個球。我做什麼？我糊糊塗塗。我走出去買一份早晨報紙，我要早晨報紙有什麼倒霉用處？我要的是一杯咖啡，和一輛好的舊汽車。我出去買一份早晨報紙。十二號，禮拜四。也許大標題是關於我的消息。我趕快一看。不。大標題不是關於我的消息。是關於希特勒。七千里以外的事。我在這裏。希特勒是個什麼倒霉東西？誰在那裏煩惱？我四周一看。每個人都在那裏煩惱！（略停。克虜伯像是要捉拿一個要犯似的走向哈利，哈利走向旋轉門。麥卡提阻止克虜伯）

麥卡提（對哈利）這是我所聽到的頂頂滑稽的東西。看到的，也可以算是。

哈利（回身走向麥卡提）那麼，爲什麼不笑？

麥卡提 我還不曉得

哈利 我老是想出滑稽的主意，沒有人會發笑的。

麥卡提（沉思地）也許你迎頭跌躑上了一種新的喜劇。

哈利 可是，如果不能叫人家發笑，這種新喜劇又有什麼好處？

麥卡提 孩子，笑也有許多種。我得說，事實上，我是在笑，雖然我沒有笑出聲來。

哈利 我要聽到人家笑，我老是想出許多滑稽事情來講，就是爲了這個。

麥卡提 好。有一天他們會得懂的。我們走，克虜伯。再見，求。

（麥卡提和克虜伯走出）

求 再見（停了一會）喂，尼克。

尼克 是吧。

求 在最後一趟的賽馬，賭注放在麥卡提馬上。

尼克 你發瘋。這匹馬是靠不住的，要不得的——

求 把你所有的錢都賭在麥卡提馬上。

尼克 不在那匹馬上賭一個鎊幣。把你所有的錢去賭麥卡提馬。

求 我不需要多幾個錢。

尼克 什麼使得你想麥卡提會贏？

求 麥卡提的名字是麥卡提，是麼？

尼克 是吧。又怎麼樣？

求 那麼叫麥卡提的馬會贏，就是這句話。今天。

尼克 爲什麼？

求 照我告訴你的做去，什麼都不會錯的。

尼克 麥卡提愛說話，不過如此。（略停）托姆在那裏？

求 他就會來的，他會不舒服的，可是他會來的。再有五分鐘或者十分鐘。

尼克 你不相信那個凱蒂，是嗎？關於搭滑稽劇班。

求 （十分清楚地）我寧可相信夢想，比較相信統計。

尼克 （回憶）她真是個人物。罵我是牙科醫生。

（托姆上，四面張望，惶恐，為難，急急走向求。）

求 怎麼回事？

托姆 這是你的五塊錢，求。我又躑上了麻煩事。

求 如果不是有機的，它會把自己治好。如果是有機的，科學會把它治好。是什

麼？是生理上的還是非生理上的？

托姆 求，我不知道——（他顯得是全部崩潰）

求 什麼東西在咬着你？我要你去替我做件事。

托姆 是凱蒂。

求 她怎麼樣？

托姆 她在她的房子裏，哭着。

求 哭麼？

托姆 是吧，她哭了一個多鐘頭，我一直在和她講，可是她不肯停。

求 她爲什麼哭？

托姆 我不明白。我一點不懂。她一直在哭着，告訴我關於一所大房子，房子四周都是牧羊狗和花樹，還有她的一個弟弟死了，另外一個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求，我受不了凱蒂的哭。

求 你要和她結婚麼？

托姆 (點頭) 是吧

求 (好奇，但誠懇地) 爲什麼？

托姆 我不明白，倒底爲什麼，求。(略停) 求，我真不願意想到凱蒂在外面街

上。我猜我愛她，別的沒有什麼。

求 她是個好女孩子。

托姆 她像一個天使，她不像那些別的逛街的。

求（急促的）這裏。把這些錢拿去，到隔壁佛朗基店裏替我賭在麥卡提那匹馬上，獨贏。

托姆（急促的）所有這些錢麼？麥卡提？

求 對的，趕快。

托姆（走着）啊，求。如果麥卡提跑贏，我們可以發財。

求 快走，好麼？

（托姆跑出去，幾手把外面回來的那個阿刺伯人蹣倒。尼克一聲不響地給阿刺伯人倒上一杯啤酒。）

阿刺伯人 沒有依據。任何地方。整個世界。沒有依據。一路到底。

尼克（發怒）麥卡提！祇因為你今天早晨交上一點小運，你就非得拼命的賭，一下扔掉八十塊錢。

求 托姆要和凱蒂結婚。

尼克 假如她不要和他結婚呢？

求（茫然）噢，是吧。（沉思）現在，為什麼不要和托姆這樣一個好男人結婚？

尼克 她演過滑稽劇，她有過歐洲的貴族送花給她。她曾和那有身份有社會地位的少年們一起吃飯。她比托姆高上一等。

（托姆跑近來。）

托姆（生氣的）我到那邊的時候，馬已經開始跑。佛朗克不肯接受賭注。麥卡提沒有機會，直等到最後一段跑道。我還以為我們是要省下這筆錢。可是最後還是麥卡提跑贏，勝了兩乘。

求 他贏多少錢，一塊賠十五麼？

托姆 還要多；可是佛朗克不肯接受賭注。

尼克（把一條洗碟布擲在房子的另一頭）爲了邁克聖徒的愛。

求 把錢給我。

托姆（把錢還他）不然的話，我們這一下可以贏到一千五百塊錢。

求（無聊地，隨便地，獨出心裁）你到許華拔乞弗來那裏給我買一幅最大的藍達

麥克納利的歐洲各國地圖。回來的時候，到第三街的那一家當舖裏買一支好的手槍和一些子彈。

托姆 她在房裏哭着，求。

求 去給買這些東西！

尼克 你要幹什麼？研究地圖，再走出去，開槍打人麼？

求 我要曉得歐洲的幾個城市，幾條河流，幾處山谷，和幾座山嶺的名字。

托姆 你要手槍做什麼？

求 我要研究它。我對什麼東西都感興趣。這裏是二十塊錢，托姆，現在就去把那
些東西買來

托姆 一張大幅的歐洲地圖，一支手槍，

求 買一把好的。告訴他們，你對武器是外行，你完全信任他們不騙你。價錢不要
超過十塊錢。

托姆 求，你腦子裏又轉什麼念頭。不要拿手槍開玩笑。

求 一定得是一把好的。

托姆 求！

求 （不樂）什麼？托姆！

托姆 求，你爲什麼老是我去做這些瘋事？

求 （發怒）這不瘋癲，托姆。現在，快去！

托姆 那麼凱蒂怎麼辦，求？

求 讓她哭去。這於她有好處。

托姆 如果我不在的時候她走來，請你對她講講，求。好麼？對她講我。

求 OK，快去。不要把手槍裝上子彈，單是買一把，帶回來。

托姆 (走出) 你不會抓到我上子彈的。

求 等一下，把這些玩具拿去。

托姆 拿到那裏去？

求 拿給小孩子們玩。(略停) 不。你拿去給凱蒂。玩具有一次停止我不哭。這

就是我今天要去買它們來的理由。我要看我能不能找出它們會什麼停止我不

哭。我記得當時它們像是很無聊的。

托姆 我拿去麼，求？把它們拿去給凱蒂？你真覺得它們會停止她不哭？

求 也許會的。你對於它們活動的樣子感覺到奇怪，你忘掉什麼你在想念着使得你

哭的事情。這就是玩具的用處。

托姆 是吧，對的。那店裏女孩子問我，爲什麼要買玩具。我現在拿去給凱蒂。

（痛苦地）她像一個小女孩子。（他走去）

章士萊 尼克先生，我可以再彈彈鋼琴麼？

尼克 可以的。儘管練習你的，直到我叫你停止。

章士萊 你爲了我的彈琴給我錢麼？

尼克 當然。我會給你錢，夠你活得下去。

章士萊 （驚異而高興）給錢，爲了彈琴麼？（他走到鋼琴邊，開始，安閑地。哈

利走上小舞台，靜聽音樂，稍停，他開始一個軟鞋跳舞。）

尼克 你哭什麼？

求 我的母親。

尼克 她怎麼樣？

求 她死了。我停止不哭，他們給我玩具的時候。

（尼克的母親，一位六十左右的老婦人，樸素地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臉上發着紅光，精神抖擻地走進，大聲講着義大利語，尼克見她進來，十分高興。）

尼克媽（用意大利語）一切都好，尼克？

尼克（用意大利語）都好，媽。

（尼克的母親，談了半分鐘的高聲的意大利的家常話以後，像進來時一樣的高興而吵鬧地走出。）

求 她是誰？

尼克（對求，自豪而略帶難過地）我的母親。（仍在看着那旋轉門）

求 她說什麼？

尼克 沒有什麼。就是要看看我。（略停）你要手槍做什麼？

求 我究研一些東西。

（一個老年人，看上去好像有一個時候可能是基脫卡松的，昂然走入，四處轉

動，最後站在求的桌旁。）

基脫卡松 墨費是名字。一個老的捕獸人，你不在乎我坐下吧？

求 歡迎，你要喝什麼酒？

基脫卡松 （坐下）啤酒。我一向喝啤酒的。謝謝！

求 （對尼克）尼克，一杯啤酒。

（尼克把酒送到桌上。基脫卡松一口喝光，用右手背擦他的白鬚）

基脫卡松 （老實不客氣）我不以為你從來會和一個祇重三十九磅的侏儒戀愛過？

求 （細看那老人）不能說我有過，可是再來一杯啤酒。

基脫卡松 （親熱地）謝謝，謝謝。在迦納布地方，二十年前，有一個人名叫勒弗斯金肯

的帶了六匹白馬兩匹黑馬來到。說是他要找一個替他訓練馬匹的人，因為他自己的左腿是木頭做的，他自己不能做這個事。在派克雜貨商店開會，最終打起來，我跟亨利華爾巴爾。用銅痰盂砸碎他的頭，我逃到墨西哥，但是他並沒有死。

我語言完全不通。交上一個叫狄亞哥的喂養牲口的人，在加利福尼亞念過教育的，英語比我講得還要好。他說，墨費，你的工作就是喂養那些得獎的公牛。我說，好，我喂他們什麼？他說，乾草，蒿苳，鹽，啤酒和亞司匹林。

兩天以後就打起來，爲了一個手風琴，他說是我偷了他的。我是向他「借」的。打架的時候我把手風琴在他的頭上打爛，毀壞了我一生所見到的最好的手風琴的一個。拖過一匹馬，騎回國界，德克薩斯州。偶然和一個看上去是老的人談起來，原來他是騎巡隊，他正在找我。

求是吧。你剛纔在說，一個祇重三十九磅的侏儒。

基脫卡松 我會忘記那個女人麼？我會忘掉那位身體短小的女丈夫麼？

求 你會麼

基脫卡松 如果我活到六十歲。

求 六十歲？你現在看上去就不止六十歲。

基脫卡松 那是煩惱刻劃在我的臉上。是煩惱和糾紛。三個月以前，是五十八歲。求 原來是那樣的。說下去，多告訴我一點。

基脫卡松 我告訴那位德克薩斯的騎巡隊，說我的名字是羅斯坦因，是賓夕法尼亞洲的開礦工程師，來這裏尋看有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說了兩個豪斯敦的地名。有一天早上我幾乎失掉一個眼睛，從樓上走下。碰到一個六尺高的大漢，有一個鐵爪，在他應該生長右手的地方。他說，你破壞了我的家庭。我告訴他，我在豪斯敦是個陌生人。女孩子們聚在樓梯上層看打架。她們七個。六尺又一個鐵爪。那對於人神經不好。我用腳踢他的嘴，正當他揮動鐵爪向我腦袋來的時候。要不是我思想得快，幾乎失掉一個眼睛。他滾到溝裏去，拔去槍來。開了七次槍。我跑回樓上。一個鐘頭以後離開那地方，身上穿着綢子，頭上插着毛羽，用一頂帽子遮着臉。看他站在馬路角上等候着。我對他說，高興去散步麼？他說他不。我在街上一直走過去，離開了那個城市。我不以為你從

來會穿上一身女人的服裝，爲了免挨打，你有過麼？

求 沒有，我也從來沒有和一個祇重三十九磅的侏儒戀愛過。再來一杯啤酒麼？

基脫卡松 謝謝。（一口氣喝完一杯啤酒）你有沒有過騎着腳踏車放牛？

求 沒有。我一向沒有來得及。

基脫卡松 離開豪斯敦，我口袋裏有六角錢，一個叫盧心達的女孩子送給我的。我走了十四個鐘頭，纔走了十四里。一座高大的房子，四周圍着有刺的鐵絲，還有高大的狗。這是一件事，我從來沒有辦法的。還是從大門走進去，因爲又餓又渴。那些狗跳起來，奔向我。我直接走進狗羣，每秒鐘我更老一點。我走上敲屋門，一位胖大的黑色女僕來開門，立刻就關上。他說「去你的，白色流氓！」

我再敲，她再說「去你的」。再敲，再說「去你的吧」。我再敲，這一次那老先生自己開門，九十歲。如果他算是活着一天的話。手裏還有一根鋸掉鎗管

的打獵槍。

我說，我不是來找麻煩的，老太爺。我又餓又渴，我的名字叫卡凡諾。

他讓我進去，並且攪了兩杯薄荷甜酒，我們兩個人喝。

我說，老太爺，你一個人住在這裏麼？

他說，喝酒，不要多問。也許我是一個人，也許不是。你看見那位女士的，

做你自己的結論。

我聽到這件事情的，可是爲了不得罪他，沒有對他眨眼做表情。如果我告訴

你，那位老南方紳士正是我的祖父，你不會相信我的，會麼？

求 我也許會。

基脫卡松 蹺巧他不是我的祖父。可是，那倒是真羅蔓蒂克，如果他是我的祖父。

求 你在什麼地方用腳踏車放牛？

基脫卡松 一九一八年在奧亥俄州的吐勒多地方。

「求 奧亥俄的吐勒多麼？他們在吐勒多的人不放牛的。」

「基脫卡松 現在他們是不放牛，但是在一九一八年還是放的。至少有一個人放牛的。一個管賬的人，名叫山姆哥爾特。直接從紐約的東牛城來的。寬邊帽，套索，煙葉子，兩頭牛和兩架腳踏車。叫他那個地方爲「金條牧場」，兩畝田地，就在城外。」

「那剛好是世界大戰的時候，你記得的。」

「求是吧，我記得，可是怎麼樣用一輛腳踏車去放兩頭牛？」

「基脫卡松 世界上最容易的事 騎的時候要兩手不扶。非那樣不可，要不然就不能拿繩索去套牛。我一直替山姆哥爾特做這種工作直到有一天牛跑掉。腳踏車把牠們駭跑的。牠們跑進吐勒多市。從此以後再也沒看到牠們的一塊皮或是一根毛。在每一張報紙上登招尋廣告，可是始終沒把牠們找回來。這件事傷了他的心，他把兩架腳踏車買掉，回了紐約。」

我從一副背面是紅色的紙牌裏抽出四張愛司，步行進城。撲克，那個在打撲克的名叫迄克可林的喜歡賭。我笑着問他，我不以為他高興賭一百塊錢，我的下一副牌不會拿到四張愛司。他看我的牌。我帶來四張牌的背面是紅的，其餘的牌是藍的。我忘記得乾淨。把四張愛司給他看。桃子愛司，梅花愛司，鑽石愛司，紅心愛司。我就是活到六十歲，我還會記得那四張牌。我會當場被殺死，要不是爲了那年的大風災。

求 大風災？

基脫卡松 你不會忘掉一九一八年吐勒多的大風災，忘了麼？

求 不，一九一八年吐勒多沒有風災，別的年份也沒有。

基脫卡松 天，那麼你以爲那次的大騷動是什麼事？我怎麼又來到芝加哥的，在省城路上夢遊着？

求 我猜是，他們駭呆了你。

基脫卡松 不，那不是的。你再去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份的報紙，我想你會找出那一年在吐勒多的確有過大風災。我記得我坐在一座兩層樓的房子的屋頂上，浮向西北方去。

求 （嚴肅地）西北方麼？

基脫卡松 現在，年輕朋友，不要對我說，你也不相信我。

求 （略停，非常嚴肅地，有力而尖銳地）當然我相信你。生活是一種藝術，不像記一本賬。一個人需要反復的排練纔能夠成爲他自己。

基脫卡松 （沉思，微笑，亦驚奇）你是我碰到的第一個人相信我的。

求 （正經地）再來杯啤酒。

（托姆上，手裏拿着藍達麥克納利的書，那手槍和那一盒子彈，基脫走向櫃台）
求 你把玩具給了她麼？

托姆 是吧，我都給了她。

求 她停了哭？

托姆 不，她哭得更加厲害。

求 那就奇怪，我不明白爲什麼。

托姆 求，如果我早去一分鐘，佛朗基會接受那個賭注，現在我們可以有一千五百塊。這裏頭你會給我多少，求？

求 如果她和你結婚，全都給你。

托姆 真的麼，求？

求 （打開包裹，先翻看書，再檢查手槍）。真的。在這個王國裏，祇有一個老百姓，你就是他。這是我的責任，使得我的老百姓幸福。

托姆 求，你想我們還會再有機會在跑馬上賭八十塊錢麼，一塊贏十五塊，我們喜歡的一匹馬，天氣好，跑道結實，起步順利，我們那個馬不像會有希望，直等到最後一節直路，我們都以爲是非輸不可的，可是牠還是跑贏，只贏一個鼻子。

的那麼幾寸。

求 我不大懂這個話。

托姆 你懂得我的意思的。

求 你說的是那不可能的事。不，托姆，我們不會再有這種機會。我們祇是慢了一點，就是那麼回事。

托姆 也許還會有。

求 不像會有。

托姆 那麼，我還有什麼辦法去弄錢來跟她結婚？

求 我不知道，托姆，也許你就有辦法。

托姆 求，我一定得和凱蒂結婚。（搖頭）你該去看看她住的那間豈有此理的房子。

求 什麼樣的房子？

托姆 很小，擠着你。求，那個房子很糟。凱蒂不應該住在那樣一個地方。

求 你要把她從那個地方搬開？

托姆 是吧。我要她住在一個房子裏，有足夠的地方可以生活。凱蒂應該有個花園，或者什麼的。

求 你要照管她麼？

托姆 是吧，當然，求。我應該照管好她，她使得我覺得我自己也是很不錯的。

求 那就是說，你得找一點職務。你會做什麼？

托姆 我已經讀完高中，可是我不知道我會做什麼。

求 有時候你想到這個問題，你以為你會高興做什麼？

托姆 像你那樣成天坐着，求，有人替我跑腿，我喝香檳酒，不讓任何事煩心，永

遠不會沒有錢，永遠不爲了錢愁煩。

求 這是個高尚的野心。

尼克（對求）你怎麼會做到的？

求 我真也不知道，可是我以為得有仁愛的上帝的全部合作。

尼克 我不能懂得你這一套講話

托姆 求，我可以去一下，看我有什麼辦法教她不哭麼？

求 攙扶我一把，我和你同去。

托姆（奇怪）什麼！你就起身麼？

求 她在哭，不是麼？

托姆 她在哭，比前哭得更厲害。

求 我以為那些玩具可以教她不哭的。

托姆 我見過你坐定在一個地方，從第一天早上的四點鐘到第二天早上的兩點鐘。

求 我的最高的一著，托姆，我不用腿奔跑，就是那麼回事。來吧。攙扶我一把，

我總會想個法子教她不哭的。

托姆（扶着求）求，我一向沒有對你說，你是一個與衆不同的人。

求（急速地，略有怒意）別傻。我是不懂得事情的，我正在努力去懂得它們。

（求稍有醉意。他們一同走出。燈光慢慢地熄暗，當韋士萊彈着鋼琴；而燈

光又慢慢地轉明。）

第三幕

（尼克酒店裏擺着一張廉價的床，表示這裏是離酒店不遠的紐約旅館樓上第二十一號房間。這張床可以放在尼克酒店的正中間，也可以放在那小舞台上。酒店裏一切如舊，除掉所有在場的人都不作聲，不走動，停留在無光亮的地方；除掉韋士萊仍在輕盈地憂傷地彈着鋼琴。凱蒂貂福穿着一件很久以前在奧亥俄時就穿起的衣服，坐在床上，用一條絲帶縛束頭髮。她拿着一面小手鏡在照看自己，她看出自己有一些改變，她爲此而深深地愁苦。她取下那綢帶，她憤怒，她傷痛。她從床上拿起一本書，試行看書。她又開始啜泣，她檢起一張舊日的她的照片，看着它。哭得比前更加厲害。她伏倒床上，埋藏着她的臉，敲門聲，作爲有人在敲門。）

凱蒂（哭着）什麼人？

托姆的聲音 凱蒂，是我、托姆。我和求。

（求，後面跟着托姆，輕輕的走到床邊。求手裏拿着一個相當大的跑馬玩具，他對凱蒂細看一會。他把玩具放在地板上，凱蒂的床角邊。）

托姆 （緊靠凱蒂站立，俯身就近她）別再哭，凱蒂。

凱蒂 （還是哭着）我不願意這樣活着。

（求開動玩具，發出一種奇怪，而憂鬱，細敲的音樂。這音樂緩慢地開始，變為快速，又漸漸地緩慢下來，終於停止不響。求自己對它頗感興趣，留神的聽着看着。）

托姆 （焦急地）凱蒂，求從尼克店裏他那張椅子起身，就為買給你玩具，到這裏來。這個玩具會奏音樂。我們坐着出差汽車走遍全市纔買到它。你聽。

（凱蒂慢慢地坐起，聽着。托姆在望着她。一切事情，緩慢地嚴肅地進行着。凱蒂注意到自己那張小時候的照片。拿起再看。）

托姆（看着）凱蒂，那個小女孩子是誰？

凱蒂 是我，我七歲的時候。

托姆（看着，微笑）噢！真漂亮，凱蒂。

（求伸手拿照片，托姆就遞給他。回頭看凱蒂，他覺得凱蒂此刻還是像她七歲時一樣漂亮。求研究那張照片。凱蒂抬頭看着托姆。無疑地他們倆真的是相愛。求抬頭望着他們。）

凱蒂 托姆？

托姆（急切地）是吧，凱蒂。

凱蒂 你是個小孩子的時候，你想成爲一個什麼樣的人？

托姆（稍有迷惘，但亟欲使她高興）什麼？凱蒂。

凱蒂 你記得你是小孩子時候的事麼？

托姆（沉思地）是吧！我有時記得一點，凱蒂。

凱蒂 你那時候想成什麼樣的人？

托姆（看着求。求和他對看一會。托這纔會得說話。）有時候我想成爲一個火車司機，有時候又想成爲一個警察。

凱蒂 我想成爲一個出名的女演員。（抬頭看看托姆的臉）托姆，你曾經想成爲一個醫生麼？

托姆（看着求。求又和他對看一會，用他誠摯的表情在鼓勵托姆再談下去）。是
吧，現在我才記起來。不錯的，凱蒂。我想成爲一個醫生——有過那麼一次。
凱蒂（苦笑）我真高興。因爲我想成爲一個女演員，有一位青年醫生到戲院子裏
來，看我，愛上我，送給我鮮花。（求示意托姆，要他再談下去。）

托姆 我會那樣做的，凱蒂。

凱蒂 我當然不會曉得他是誰，可是後來有一天我在街道上看見他，愛上他。我當
然不會曉得他就是那個愛上我的人。我老是想念他。我夢見他。我夢見我一

其餘的日子靠近他在一起。我夢見有孩子們，和他長得一樣。我不會老是做演員的。祇要等到我找着他，愛上他。以後我們就乘坐火車，到幾處美麗的城市，看看各地方的了不起的人物，送錢給貧窮人，凡是有人生病，他做醫生的就去診治，把他們都治好。（托姆看着求，他顯得迷惘，混亂，充滿着愁苦。凱蒂沉浸在記憶裏面，差不多在昏迷狀態中。）

求（溫和地）和她談話，托姆（你就去做她那夢想着而還沒有找到的了不起的年青醫生。談下去，糾正這世界上的一些錯誤。

托姆 求，（傷心地）我不知道說什麼。

（穿堂中傳來粗暴的歌聲，一個年青人的聲音大聲地唱着一航行，航行，航
過那波濤的大海。）

聲音 凱蒂，喂，凱蒂。（凱蒂激動，震驚，從昏迷中醒轉）你在什麼倒霉的地方？
噢，凱蒂。

（托姆躍起，憤怒地。）

女人的聲音（在穿堂裏）你找誰呀，水手孩子？

聲音 全世界最美麗的女人。

女人的聲音 不要再走進去。

聲音（並非對個人的輕蔑）你麼？不，不要你，我要凱蒂。你發臭。

女人的聲音（憤怒，有意觸傷）你莫大胆對我這樣講話。你這個小偷！

聲音（還是不對個人的，但更加大聲）哦，我懂。你要發狠，是麼？把門關上，

滾進去！

女人的聲音 你小偷，你們這一羣。（房門砰的一聲關上）

聲音（大笑，笑聲淒慘）噢，凱蒂。二十一號房間。倒霉的二十一號在那裏？

托姆（對求）求，我要殺死他。

凱蒂（完全清醒。十分驚恐）是誰？

（她望着托姆和求呆呆地很久。托姆站着，激動，憤怒。求毫不緊張，精神中充滿憐憫。凱蒂把整個臉伏藏床上。）

求（溫和地）托姆，你把他打發走就是。

聲音 這裏正是，二十一號。三件天造地設的東西。天，我的青天。到西部去，一所房子，還有你。祇要莫萊和我在一起。（悲痛地）啊，一切我都不在乎。

（青年水手，一個未滿二十歲的漂亮孩子，祇是喝了酒，又感到孤獨，走向床邊，悲傷地喝着。）

水手 好麼，凱蒂。（略停）哦。有客人。對不起，一千個抱歉。（對凱蒂）我會再來。

托姆（抓着他的肩膀，暴怒地）要是你再來，我就殺死你。（求拖住托姆，托姆把那受驚的孩子推出去。）

求（冷靜地）托姆，你在這裏陪着凱蒂。我到聯邦廣場去雇一輛汽車。幾分鐘我

就回來的。我們可以坐車子到海邊去，看太陽落山，再坐車子走大公路到半月灣。我們就在那裏吃晚飯，你跟凱蒂可以跳舞。

托姆（呆住，說不出心中的驚訝與感激）求，是說你要去替我跑腿麼？你是說，你不打發我去跑腿？

求 不錯。

（他給凱蒂做手勢，示意她，托姆會和她談話，會保護她的那份純潔，那正是托姆所熱愛的，而且托姆不在她身邊的時候就會遭遇危險的。）

（求走出。托姆望着凱蒂，他的臉上，顯得童稚而認真。他開動玩具，傾聽着，望着凱蒂，她這時慢慢地站起來，祇看着托姆。托姆拿起那轉動的玩具，慢慢地走向凱蒂，好像那玩具就是他自己的心。鋼琴的音樂聲，漸漸上揚，燈光却慢慢地暗熄，同時我們可以聽到哈利在輕捷地舞蹈着的聲音。）

（光滅）

第四幕

不久以後。

韋士萊，那個黑人孩子，正在彈着鋼琴

哈利在小舞台上，跳舞。

尼克站在櫃台後面。

阿刺伯人還是站在他的老地方。

基脫·卡松，圈着手伏在桌上睡覺。

醉漢走入，走向電話機，在退錢盤子裏找看那可能剩留在裏面的銀幣。尼克過來拉他出去。他作姿勢，請尼克稍停片刻。居然從自己身上摸出半元錢。

尼克回到櫃台後面，給醉漢倒威士忌。

醉漢 祝福舊的，願上帝降福他們。（乾杯）祝福新的，願上帝愛護他們。（又乾

一杯）祝福孩童和一切細小的動物——像那些不會咬人的小狗們。（又乾一杯，高聲地）祝福重造森林運動。（尋錢，又找到幾個）祝福塔虎脫總統。

（他走出。電話鈴響。）

基脫卡松（從座上跳起，像要跟人打架。）你們都來，要是你們想找麻煩。來。我從來不向人家討饒的，我老是饒人家。

尼克（譴責的）喂，基脫卡松。

達德利（在打電話）哈囉，找誰？尼克麼？是的，他在這裏。（對尼克）這是你的電話，我想是重要的。

尼克（過去接電話）重要的！什麼是重要的？

達德利 那人說話像大亨。

尼克。大什麼呀？（對韋士萊和哈利）喂，你們。靜一下。我要聽聽這個重要的東西。（韋士萊停止彈琴，哈利停止跳舞，基脫卡松走近尼克）

基脫卡松 要是有什麼事情我能做的，說出來。我會替你做。我今年五十八歲，經過三次大戰；娶過四個太太；是無其數的孩子的父親，他們的名字我都簡直不知道。我沒有錢，我過一天算一天。不過要是有什麼事情能做的，說出來，我會做的。

尼克（耐煩地）聽我說，老太爺。看在我份上，請坐下，還是去打瞌睡。

基脫卡松 那我也能做的。

（他坐下，把兩臂圈起，把頭伏在上面。但是時間並不久。當尼克開始說話，他就留神地聽着；站起來；把尼克說的每句話的情調都做姿勢表現出來。）

尼克（打電話）喂？（略停）誰？哦，我明白。（傾聽）你爲什麼不聽她們去？

（傾聽）教堂裏的人麼？哼，讓這些教堂裏的人進地獄去。我自己也是天主教徒。（傾聽）好的，我打發她們走。我叫她們這兩天避風頭。是吧，我懂得是

怎麼會事的。（尼克的女兒安娜羞澀地走進，望着她父親，站在鋼琴旁，未被注意。）什麼？（甚怒）我告訴你。我不喜歡布力克那東西。今天早上他在這裏，我告訴他不要再來。我自己會把這些女孩子打發走的。你別讓布力克到我這裏來。（傾聽）我曉得他的大鼻子來頭大，可是我不要他到這裏來。他到處找麻煩，却老是找出麻煩來。我並沒有犯法。我開一個酒店在全城最糟糕的地方。可是五年來沒有人在這裏被人搶，被人殺，被人欺詐。我不干涉人家的事。你們那些在上半城的闊氣酒店每天晚上出亂子，（尼克對韋士萊做手勢——仍聽着電話——把手掩住話筒。對韋士萊和哈利）再彈你的琴。我的耳朵裏面有頭痛病。孩子，還是跳你的舞！（韋士萊又開始彈琴，哈利再開始跳舞。尼克對着傳話筒）是吧。我會把她們打發走。只要你想辦法不讓布力克來這邊找麻煩。（略停）O. K.（他掛上聽筒。）

基脫卡松：會有麻煩麼？

尼克 又是那個風化巡查隊，布力克那個野人。

基脫卡松 不管對付什麼人。你可以把我算上。什麼樣子的野人是這位布力克野人？

尼克 非常莊嚴，腳指甲長在他的手指上。

安娜（對基脫卡松，具有甚為熱情的，美麗的自豪，指着尼克——他是我的爸爸

基脫卡松（為這嬌好的聲音，為這美麗的面孔，為這偉大的事情，他驚奇地跳起）小妹妹，上帝降福你的心，降福你的可愛的心。有一次我也有過一個小女兒在人羣裏這樣地指出我來的。

尼克（出於意料）安娜，你來這裏做什麼？趕快回家去，那纔是你該在的地方，幫祖母給我做晚飯。

（安娜對他父親微笑，理解他，懂得他的話是慈愛的話。她轉身走，一路望着他，走出去。就像在說，她一生會給他做飯的。尼克瞪着那旋轉門。基脫卡

松走向門兩三步。安娜推開一扇門，向裏張望，再看一次她的父親。她向他揮手，轉身跑掉。尼克甚為難過他不知道怎樣纔好。他取一個酒杯和一瓶酒。給自己斟一杯。喝一些。酒不夠，所以再倒一些，一口把滿杯酒喝下。（自言）我美麗的，美麗的女兒。安娜，她是你的新生命。（他拿出條手帕，揩一下眼，醒一下鼻涕。基脫卡松走近尼克，注視着尼克的臉。他對尼克看。大聲地，幾乎使得基脫卡松跳起來）你沒有錢，是麼？

基脫卡松 一向這樣，一向這樣。

尼克 好的。到廚房去幫山姆的忙。吃一點東西。你回來的時候，你還可以喝兩杯啤酒。

基脫卡松 （注視着尼克）做什麼都可以。我認識好人，在我看到一個的時候。

（他走出。）

（愛茜。孟得而絲比各爾走進尼克酒店。她是個美麗的顏色較深的女孩子，

有一個憂鬱的，聰明的，不斷在夢想的面孔，老像是即將落淚的樣子，充滿着憐憫。有一種夢幻的氣氛在她周圍。她輕盈地柔和地走着，似乎圍着她的每一樣東西是不真實的，是悲慘的。達德利在最初的一刻沒有注意到她，可是在他最後看到她的時候，他是那樣的驚異，幾乎不能行動，不能開口。愛茜的來臨，有那完全地改變他的效果。他從座上起身，好像是在昏迷狀態之中；走向她，愁苦地微笑着。）

愛茜（望着他）哈囉，達德利。

達德利（傷心地）愛茜。

愛茜 對不起。（解釋）這麼多人有病。昨天晚上一個小孩子死掉。我愛你，可是——（她做姿勢，想說明戀愛是怎樣地令人無可奈何。他們坐下。）

達德利（瞪望她，昏暈中，亦安靜下來）愛茜，你再也不會曉得我看到你是多麼高興。祇要是看到你。（悽慘地）我在害怕，我會永遠見不到你。這要逼我發

狂。我不想再活下去。真的。（他憂傷地搖頭，一種無言的美麗的感情。外面進來兩個逛街妓女，在櫃台旁靠近達德利站定）我曉得。你從前告訴過我，可是我沒有辦法，愛茜。我愛你。

愛茜（安靜地，陰沉地，溫柔地，充滿着熱情）我曉得你愛我，而且我也愛你。可是你難道還不知道，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戀愛是不可能的麼？

達德利 也許是不可能的，愛茜。

愛茜 戀愛是為鳥類的。鳥類有翅膀 到該飛的時候可以飛走。戀愛是為叢林中的老虎的。因為他們不曉得他們的結局。我們是曉得我們的結局的。每天夜裏，我守護着可憐的垂死的病人。我聽他們呼吸，聽他們哭，聽他們在睡夢中講話，他們喊着要空氣，要水，要愛情，要母親，要原野和陽光。我們永遠不會曉得什麼是愛，什麼是偉大。可是這些我們都應當曉得。

達德利（深為她的話所感動）愛茜 我愛你

愛茜 你要生活，我也要生活，但是在那裏？在那裏我們纔可以擺脫我們的不幸的世界？

達德利 愛茜，我們會到一個地方的。

愛茜（對他微笑）是的。我們還要去。我們可以一起到一家便宜的旅館裏租一個房間，在那裏夢想這個世界是美麗的，生活是充滿着愛情和偉大的。但是在早晨，我們能夠忘掉我們欠的債務，負的責任，還有一些可笑的东西的物價麼？

達德利（盲目的自信）當然，我們能夠的，愛茜。

愛茜 對的，達德利，當然。走吧。又一次悲慘的戰爭，時間已到。我們快走，在他們把你穿上軍裝，站進隊伍，遞你一支槍，教你殺掉別人，也給別人殺掉之前。

（愛茜溫柔地看着他，牽起他的手。達德利羞澀地擁抱她，惟恐他會傷害

她。他們走去像一對年青的小動物。屋子裏靜寂一會。一個妓女突然發笑。

駭人者（註一） 尼克，你開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倒霉酒店？

尼克 好，這酒店並不是不在人的世界裏。這酒店在一個城市裏的一條街上，人們

來來往往，他們帶來他們身邊有的什麼東西，他們說出他們非說不可的話。

另一個妓女 都是像她這樣的野女人，把我們的這行生意攪得亂七八糟的。

尼克（記起來）哦，不錯。剛纔菲尼岡來過電話。

駭人者 那個長在象的身體裏的耗子麼？

另一個妓女 他要我們做什麼倒霉事？

尼克 他要你們去電影院裏花費你們的時間，在最近這兩天。

駭人者 那些電影全是無聊的。（嘲笑地）全是關於愛情的

尼克 別管無聊不無聊，最近這兩天，警察在找你們講羅蔓司，所以這個地方你們

來不得，還是躲起來。

駭人者 我一向是那穿制服，掛證章，一根警棍一支槍的人，容易征服的對象。

（克虜伯走入 屋子裏的女人放下酒杯。）

尼克 O.K. 你們快走！

（她們剛要走，碰上克虜伯。）

另一個妓女 我們正要出去。

駭人者 我們從前是陌格林時裝公司的模特兒。

（他們走出）

克虜伯 （站在櫃台前）罷工的事還不夠受，他們再要我們去釘著這些女孩子們。我真不懂。我對上帝請願，寧可回到山寨特去，牽着那些放學回家的孩子的手，那纔是我該去的地方。我不喜歡有麻煩。給我一杯啤酒。（尼克給他一杯啤酒，他喝了一些。）就在此刻，我那個最好的朋友麥卡提，和六十個罷工的工人在一起，要阻止那些反罷工的工人奸細，今晚從瑪麗盧金伯船上起貨。我

真不明白麥卡提爲什麼不去做一個什麼大學教授，偏要在碼頭上當一個搬貨工人。

尼克 西部的牧牛馬的人和印第安人，警察和強盜，碼頭工人和反罷工的工人（細）

克虜伯 他們都想有幸福；都想有生活；都想養活一家人；都想養大幾個孩子；都想夜晚睡得好。看電影，禮拜天駕着汽車跑一趟，他們全是善良人，因此沒有什麼地方會跑出麻煩來。他們只希望有一個機會能夠把債務還清，安靜地在收音機面前放鬆一下。聽阿摩斯和安堆的播音（註二）

他們爲什麼老是要找麻煩？我把什麼事情都想過，尼克 你知道我想的什麼？

尼克 我不曉得。什麼？

克虜伯 我想我們這些人都是瘋狂的。我想到這一點，在我一路向第二十七號碼頭走着的時候，突然地，這個重重的打擊了我，如同一噸磚石，像這樣一件事，從來沒有對我發生過。這裏，我們在這個了不起的世界裏，充滿着一切了不起

的東西——我們就在這裏——我們每一個人。可是請看一下我們。祇要你看一下我們。我們都是瘋狂的。我們都是神經病者。我們已經有了一切，可是我們老是覺得不舒服不滿足。

尼克 當然我們都是瘋狂的。儘管那樣，我們還得大家在一起生活下去。（他對那在他酒店裏所有的人揮手）

克虜伯 沒有希望。我假定這是不對的，一個執行法律的官吏，像我這樣的感覺；可是，我可以對天發誓，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我的確是這麼感覺的。爲什麼我們會這樣不舒服？這是一個好的世界。這是了不起的，在清早起來，去到外面散步，聞到樹木的氣息，看到街上的情景，孩子們去上學，雲彩在天上。這是了不起的，能夠起來轉動着，再如果你高興，吹口哨吹出一個歌曲，或者還可以試唱一個。這是個美麗的世界，爲什麼他們要去找這許多麻煩？

尼克 我不曉得。爲什麼？

克虜伯 我們是瘋狂的，那就是爲什麼。我們再也沒有以前那樣善良。每個地方全是腐敗。可憐的孩子們出賣他們自己。一兩年以前他們還是在小學裏的。每個人急於要發財。每個人賭跑馬。沒有人靜靜地去到海邊散一回步。沒有人把事情放鬆一點，肯不去轉轉灣灣地想法子佔人家一個大便宜。尼克，我不想再幹警察。讓別人去維持法律，維持治安。我在警局裏聽到的一些事情。我今年三十七歲，可是這些事情我還是搞不慣。唯一的麻煩是太太會吵鬧。

尼克 哦，太太。

克虜伯 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尼克。我們生有兩個最好的男孩子，一個十二歲，一個七歲。

(阿刺伯人站起，走近去聽他們談話)

尼克 這個，我以前不知道。

克虜伯 當然。不過我以後怎麼辦？我打算不幹，足足有七年。在他們開始要我學

習做警察的那一套，我就不想幹的。我始終沒有不幹。如果我不幹，我做什麼去？錢從那裏來？

尼克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都要發瘋的一個原因。我們不曉得錢會從那裏來，除了它在當時碰巧從一個什麼地方來，那個來法，我們多半是心裏不願意的。

克虜伯 我過一陣就會有一次發覺自己是個小人；憎恨一些人，就因爲他們失敗倒霉，沒有錢，餓肚子，有病，或者喝醉酒。但是當我在警局裏和那些制服筆挺的草包們在一起的時候，我會對這些倒霉人，忽然和氣起來，想要給人家留一個好印象。給誰一個好印象？給這一羣對我討厭的草包。我感到我厭惡我自己。（斷然地）我要不幹。就是這句話。不幹。滾蛋。我要把制服連那跟着制服來的一套聰明東西都還給他們。我一絲一毫也不要。這是個好的世界。爲什麼他們偏要不停地找麻煩？

阿刺伯人（安靜地，溫和地，大澈大悟）毫無依據，一路到底。

克虜伯 什麼？

阿刺伯人 毫無依據，毫無依據。

克虜伯 我也要說毫無依據。

阿刺伯人 一路到底。

克虜伯 （對尼克）是不是他所講的只有這兩句話？

尼克 他在本星期所講的就只有這兩句話。

克虜伯 他到底是個什麼？

尼克 他是個阿刺伯人，或者類似那樣的人。

克虜伯 不，我是說他做些什麼維持他的生活。

尼克 （對阿刺伯人）老兄，你做些什麼維持你的生活？

阿刺伯人 做工，我一生做工。從小孩子到老年，做工。在本國，做工。到新國，

做工。在紐約，在華滋堡，在第特律，在芝加哥，在南加利福尼亞。在舊金

山。做工。從來不向人乞飯。做工，爲什麼？不爲什麼。三個孩子在本國。二十年，不見。失蹤。還是死亡，誰知道？什麼？什麼不？毫無依據，一路到底。

克虜伯 那麼上星期他說些什麼？

尼克 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吹口琴。

阿刺伯人 我吹的是我的家鄉的歌。

（他從袋裏拿出一把口琴）

克虜伯 像是一個好人。

尼克 世界上最好的人。

克虜伯（痛苦地）不過是瘋狂的。像我們的其餘的人一樣，完全是瘋言瘋語的瘋狂的。

（韋士萊和哈利早就停止彈琴和跳舞，他們同坐在一張桌子邊談了一會；兩

人開始做「卡西諾」或「勒美」紙牌戲。阿刺伯人開始口琴獨奏的時候，他們
停下來聽。）

韋士萊 你聽到那個麼？

哈利 有點東西。

韋士萊 那是哭泣，那是哭泣。

哈利 我要叫別人笑。

韋士萊 那是深沉的，深沉的哭聲。那是久遠以前的哭聲。那是一千年以前的哭
聲。在五千里以外的什麼地方。

哈利 你能彈鋼琴給他伴奏麼？

韋士萊 我想伴着它一起唱，可是我不會唱歌。

哈利 你試彈着，我也試去跳着。

（韋士萊走到鋼琴旁邊，注意地傾聽一會之後，他開始彈鋼琴去伴奏那口琴

獨奏。哈利走上小舞台，試步幾次以後，也隨着樂聲跳舞。這情形安靜地繼續

一些時候。克虜伯和尼克未作聲，而且深深地受到感動。）

克虜伯（柔和地）好吧，不論怎樣，尼克。

尼克 欸——？

克虜伯 剛纔我說的話。忘掉它。

尼克 好的。

克虜伯 有時候真把我氣倒。

尼克 談講沒有關係。

克虜伯（又成警察，高聲地）別讓那些女孩子在這裏了。

尼克（高聲而和靄地）別太頂真，好吧。

（琴聲和跳舞這時正達高潮。）

（幕下）

(註一) 英原文為Kier，打扮得妖形怪狀的女人

(註二) 阿摩斯和安堆 Amos and Andy 是美國著名的兩位廣播藝員

第五幕

（當天晚上。自始至終可以聽到外面傳來的霧中行舟的汽笛的不斷的聲音。一對男女走了進來。一個男子，晚禮服，高禮帽。一個女子，也穿着晚禮服。一同走入。）

威利還在玩着彈子戲。尼克站在櫃台後面。求坐在他的位子上，看歐洲地圖。桌上酒杯旁邊，放着那裝手槍的盒子和那裝子彈的匣子。他此刻頗爲安詳，帽子斜戴在後腦上，臉上有一種冷靜的神情。托姆靠在櫃台上，夢想着愛情和凱蒂。阿刺伯人不在。韋士萊和哈利不在。基脫卡松在看威利玩彈子戲。）

貴婦 噢，跟我來，請。

（那位男士不愉地隨入。那位社交男士和夫人揀張桌子坐下。尼克送上菜

單。外面，在街上，救世軍的傳道者正在演奏樂歌。大鼓，小鼓，喇叭，和歌聲。他們正在唱「羔羊的血」。樂聲和歌聲微弱地滑稽地傳進來。接着是一位老罪惡者當衆懺悔，就是那醉漢。他的字句不很清楚，但是他的用意却無可誤解。他已得救，他不願再罪惡。這一類的話。）

醉漢（懺悔，無可誤解地在醉中）「兄弟姐妹們，我是一個罪惡人，我從前嚼菸葉，追女人。噢，我作過罪惡，兄弟姐妹們，後來我得救。被救世軍從罪惡裏救出來的。上帝赦免我。」

求讓我們來看一下。這裏一個城市。伯力堡。捷克斯拉夫。小小的，可愛的，寂寞的捷克斯拉夫。我不曉得伯力堡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高呼）伯力堡！伯力堡！

（托姆嚇一跳）

貴婦 這個人是怎麼會事？

紳士（交叉兩腿，好像他應當去廁所一次似的）他喝醉酒。

托姆 你叫誰，求？

求 伯力堡？

托姆 誰是伯力堡？

求 他是一個捷克，也是一個斯拉夫，一個捷克斯拉夫。

托姆 多麼有趣！

紳士（把交叉着的兩腿分開）他喝醉酒。

求 托姆，伯力堡是捷克斯拉夫的一個城市！

托姆 哦。（略停）求，你對她真不錯，求。

求 你說凱蒂貂福麼？她是世界最好的好人之一。

托姆 你真不錯，雇一輛汽車，帶我們沿着海邊跑一趟，一直到半月灣。

求 那三個鐘頭可說是我一生所遇的最高興，最嚴肅，最美麗的。

托姆 爲什麼？

求 爲什麼麼？因爲我是個學習者。（抬高嗓子）托姆（鎮靜地）我是個學習者。

我要向一切的事物學習一切。一切。而當我的學習在那些只應有醜惡和死亡的

地方或者人身上發現了美麗的時候，我就曉得這個生命是怎麼的充滿着善良。

那也是件應該曉得的好事情。這是一個真理，我要永遠努力去證實它的。

貴婦 你真說他是醉了麼？

紳士（交叉兩腿）他或者喝醉，不然就是天生的瘋狂。

托姆 求？

求 是吧。

托姆 你不會生氣吧？

求（不耐地）什麼事，托姆？

托姆 求，你從那裏得來那些錢的？你付的汽車費，你付的在半月灣酒店吃晚飯的

求

和兩瓶香檳酒的錢。你把凱蒂從那離此地不遠的紐約旅館搬到鮑衛爾街的聖佛朗西旅館。我看你替她付房租錢的。我又看見你給她錢去買新衣服。求，你從那裏得來那麼些錢的？這三年來我從沒有問過你。

（憂傷地看着托姆，略感不愉快，不全是對托姆，更是對整個世界和對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優越的地位。他清楚地，緩慢的，嚴肅地說着。）別做傻子，托姆，用心聽我說。任何人有錢——不管是把錢藏起或者扔掉——你可以一定曉得，他是從別人那裏偷來的。不是從富人，可以不在乎這些錢的人那裏，而是從窮人，少不得這些錢的人那裏偷來的。從窮人的生命，從窮人的夢想。我不是例外，我「賺來」我扔掉的錢。我偷這個錢像別人一樣。我傷害別人去得這個錢。每天一事不做像現在這個樣子，我仍然還在賺着錢。我仍然還在傷害別人。我不曉得這些人是誰，也不曉得他們在那裏，如果我曉得了，我會比現在更加難受。我有一個基督徒的良心，在這個毫無良心的世界裏。這世

界正在尋求一種多少可算是社會的良心，可是這世界就爲要做這件事正在受盡苦難。我有錢。我會永遠有錢的，只要這世界保留它現在的樣子不改變。我不工作。我不做任何什麼東西，（啜口酒）我喝酒。我工作過的，在我小的時候。我工作得苦。我說苦，托姆。人們都假定是享樂他們的生活的。可是我疲勞。（他拿起手槍，看着它，繼續談着）我決意向這個世界報復。當然，你不能享樂你的生活的，除非你工作。除非你做成什麼東西。我什麼都不做。我不願意再做什麼。沒有什麼事情我去一做，我會不覺得窘迫的。因爲我不能做單純的善良的事情。我沒有那個耐煩。我也太聰明。金錢是世界上最罪惡的東西。金錢發臭。聽着，再不要把它來打攪我。

托姆 求，我的意思不是要叫你生氣。

求（緩慢地）把這手槍拿到街上去，把他送給那夠格的攔路搶劫的好漢。

貴婦 他在講什麼？

紳士（把交叉着的腿放下）你一定要到一個下等酒店裏來。好，這就是下等酒店。

（向全世界）結婚已經二十七年，她還在找刺激。

托姆 我怎麼曉得那一個是攔路搶劫的？

求 把槍拿去，把他送給隨便什麼人。

托姆（迷惑）一定要把槍給人麼？

求 當然。

托姆 可不可以把它退還原店，要回一點錢來？

求 不要講話像一個商業家。四面看看，找到一個什麼人，看上去需要一支手槍的，就把這個給他。這是一支好槍，不是麼？

托姆 店裏的人是這樣說的。可是我怎麼知道那一個人需要一支手槍呢？

求 托姆，你曾經看到過善良的人需要槍的麼？

托姆 我不記得。求，我也許會給錯人。他會做出什麼瘋狂事。

求 算了，我自己去找。（托姆起立）這個錢拿去，給我去買本星期的「生活」「自

由」「和」「時代」，另外再買六七包橡皮糖。

托姆（迅捷地複述，以便記牢）「生活」「自由」「時代」，還有六七包橡皮糖？

求 對的。

托姆 那麼許多橡皮糖麼？那一種？

求 隨便那一種 各種的和在一起。所有的種類。

托姆 甘草也要麼？

求 甘草，當然要。

托姆 水菓，要麼？

求 水菓，要。

托姆 百菓，要麼？

求 有這樣的口香橡皮糖麼？

托姆 我想有的。

求 好的，百菓的，也要。各種的都要。有幾種出賣，全把它們買來。
托姆 「生活」，「自由」，「時代」，和各種各樣橡皮糖。

（他開始走去。）

求 （大聲在後面喊他）也買一點軟豆糖。要各種顏色的。

托姆 好的，求。

求 還有你能找到的最長的巴那梯拉雪茄六支。

托姆 巴那梯拉雪茄。曉得。

求 送一塊錢給賣報的小孩子。

托姆 O. K. 求。

求 送一塊錢給隨便那一位老年人。

托姆 O. K. 求。

求 送一兩塊錢給街上的救世軍的人們，請他們唱那首——（他高聲地唱）「讓下面的燈火燃起，送一線的光明過海波。」

托姆（迅捷地）「讓下面的燈火燃起，送一線的光明過海波。」

求 不錯。（他高聲而虔誠地繼續唱下去）「海上有不幸的垂死的掙扎的水手，你可以援助，你可以救一救。」（停住）

托姆 O.K.，求。我全記得。「生活」，「自由」，「時代」，各種有賣的橡皮糖，軟豆糖，六支巴那梯拉雪茄，一塊錢給賣報的小孩子；一塊錢給老年人，兩塊錢給救世軍。（走着）「讓下面的燈火燃着，送一線的光明過海波。」

求 對的。

貴婦 這個人絕對有神經病。

紳士（厭倦地交叉起腿）「你要我帶你到一個下等酒店裏來，不去馬克霍金斯飯店。你在此地一個下等酒店裏，我沒有辦法，如果他是瘋狂的。你要回到那人們不

瘋狂的地方去麼？

貴婦：不，現在還不。

紳士：好，那也可以。不要每一分鐘對我說他是瘋狂的。

貴婦：你用不着這樣容易發脾氣。

（紳士拒絕回答。只把交叉着的腿放下。當求開始唱歌時，基脫卡松從彈子戲轉身回來聽着。正當紳士和夫人拾扛，他就向求的座位去。）

基脫卡松：你是長老會的會友麼？

求：我進過長老會的主日學校。

基脫卡松：喜對唱？

求：不過偶而。喝杯酒麼？

基脫卡松：謝謝。

求：拿個杯子來，坐下。

（基脫卡松向尼克要一個酒杯，回到桌邊，坐下。求倒給他一杯酒，他們碰杯，正當在外面的救世軍遵照請求開始唱詩的時候。他們喝着香檳，到適當的地方一同開口唱歌，喝香檳，翻天覆地的把那個歌亂唱，把讚美詩作爲跳舞歌來唱，諸如此類。那貴婦也參加唱，但是她的丈夫制止她。）我一向喜歡那個歌。用足我的嗓子來唱的。我一輩子從來沒有救過一個水手。

基脫卡松（向那個貴婦調情，她歡迎這一套）我有一次救過一個水手。不錯，他還不能算是水手，他是黑人，名叫威靈頓。長的結結實實的一個人。爲人不好，可是說不上有朋友。無論如何，在碰到他以前，他沒有。在紐奧利安。一八九九年的夏天。不，是九八。當然那時候我年輕得多，也沒有鬍子，可是許多人把我當做財主。

求 你曉得怎麼用槍麼？

基脫卡松（還在調情）關於槍的事，我全曉得。和喔傑白衛族印第安人的一仗，不

是白打的。在那邊，密歇根州，塔加路加湖區。（回憶）大約是一八八一或者八二那年，和他們一直打到湖邊，逼得他們泳水逃到加拿大。特別一個人名叫哈利台塞的印第安人。

求（打開那存放手槍的匣子）你說這是把什麼樣子的槍，好麼？

基脫卡松（看到槍，跳起來）是啊。那看上去像是一塊好的殺人的鐵。那是個六子槍。我曾經用過六子槍打過一個人。打穿了他的右手掌。他舉臂向一個朋友揮手。我以為那是一支鳥。那個人的名字，我相信，叫加路威，拉立摩爾。加路威。

求 你懂得怎樣使用它麼？（他把手槍送給基脫卡松，這把槍年代久，又笨大）

基脫卡松（對這荒謬的問題覺得可笑）懂得怎樣使它麼？把槍遞給我，孩子，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求把手槍遞給他。嚴重地）讓我看。這也許是一種新的六子槍。在我的那個時代以後的。我有多少年不和印第安人打仗。我相信這塊東西

是可以拿出來的。(他亂弄一頓，居然把槍筒推開，可以上子)對了，那就是的。

求 沒什麼毛病麼？

基脫卡松 那是把好槍。你有一把好槍在那裏，孩子。我會來解釋給你聽。你看到這個洞口麼？那就是你裝進子彈的地方。

求 (從匣子裏取出幾個子彈)這裏，告訴我怎麼裝上去。

基脫卡松 (微有不耐)這樣，孩子，你把子彈一個一個拿起，塞進洞口，就像這樣。那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你再把那槍筒推進去。扳回撞針。你再做的事，不過是瞄準和扳放。(他把手槍向着那貴婦和紳士，他們倆人喊叫站起，這一喊却把基脫卡松嚇得呆住不會動。槍裏已經上了子彈，可是撞針並沒有拉開。)

求 全部裝好？

某脫卡松 馬上可以殺人。

求 給我拿着。

（某脫卡松把槍給求。那貴婦和紳士恐懼地望着）

某脫卡松 當心，現在，孩子，不要把撞針扳回。許多人丟了一只眼睛，就因為玩弄一支上了子彈的槍。結果打瞎了眼睛。有一個人我一向認識的，名叫達內獨諾凡丟了一個鼻子。害了他一輩子。把它拿牢，用手使勁，擠那勾機，不要一個手指頭使勁扳那勾機。毀了你的瞄準。

求 謝謝你，讓我看我會退子彈麼？

某脫卡松 當然你會的。

（求退下子彈，仔細地看着槍，把子彈放回匣子裏。）

求 （看着槍）我真感謝你。老是想要把這種東西仔細的看個清楚。這真是一把好槍麼？

基脫卡松 真是個好東西，孩子。

求（把空槍瞄準櫃台上的一支酒瓶）噠！

威利（還在玩着彈子戲。彈子機在發着響聲）喔，好呀。（高聲地，得意地）那不是麼，尼克。你以為我做不到，噯？現在，你看。（彈子機發出一聲特別的聲音，燈光忽明忽暗，時紅時綠。一個鈴響亮地敲打六下）一。二。三。四。五。六。（一個美國的國旗跳出來。威利立正，敬禮）喔，好呀，多麼美麗的國家！（一個響亮的音樂匣式的「美利堅」歌。求，基脫和貴婦都站起來。同唱：『美哉祖國，自由樂土，我為你歌唱。』一切寂靜下來。國旗縮回彈子機裏去。威利震動，驚訝，欣悅。每個人曾在各人的原位置上看視這個被戰敗的機器的表演。從表演開始的時候起，威利四顧眾人，好像這羣人都是站在彈子機的一邊的）O.K. 怎麼樣，我早就曉得我一定做得到的。（對尼克）六個鎊幣。（尼克給他六個五分的銀幣，威利走向求和基脫）費我一點時間，可是最後我還是

做到的。這的確是很科學的。用一點小技能一個人就可以靠着征服彈子機過活。倒不是我要那樣做。我就是不願意有任何東西勝過我，不管是機器，或者任何別的東西。我自己，我是那樣，一個人，能有決心去做一件事，就真的去做，而且真做成功的。沒有其他辦法讓一個人能夠做成功任何什麼事。（指着羊毛運動衫上的「F」字母）看見那個字母麼？那並不是代表什麼地方一個小而又小的中學的校名。那代表我。發洛里。威利。發洛里。我是阿西利阿人。我們有六個七個世紀那樣久的文明，我想。差不多是那樣。聽見過奧斯曼這個名字麼？哈落特·奧斯曼？他也是個阿西利阿人。他在佛烈斯諾飯店有一個跳舞樂隊。（他走近那一貴婦與紳士）我一生從來沒有見過你們，可是我可以從你身上的衣服和你交的朋友（禮貌地指點貴婦）看出你是敢於面對現實，正視一切問題，努力實際工作，而且把每個問題解決的一個人。我自己也是那樣的。好。（他和靄地微笑着，熱烈地去握那紳士的手）這真是了不起，難得和那高一

等的人談兩句話。好，我以後還要會見你。再見。（他轉身，走兩步，又回到桌子邊去，十分客氣地與嚴肅地）女士，你有一個好男人在那裏。好好地照顧他。（威利走出，對求，並對全世界敬禮。）

基脫卡松（對求）憑上帝，有一陣我不以為那個年輕的阿亞利阿人會做得到的。那個人有點本事

（托姆拿着雜誌和一些別的東西進來）

求 全買到了麼？

托姆 是吧。我稍微費了點事，找到那個軟豆糖

求 讓我看。

托姆 這就是軟豆糖

（求伸手 玻璃紙袋，抓出一把軟豆糖，看着它們，微笑，拋兩個到嘴裏去。）

求 老不走樣。你吃幾個。（把袋子放在基面前。）

基脫卡松（又在調情）謝謝你。我記得我第一次吃軟豆糖。我歲二歲，最多也不

過七歲。準還在（緩慢地）一八——七七。七七或者七八，在巴的摩爾城。

求吃幾個，托姆。（托姆隨手拿了幾個）

托姆 謝謝，求

求 我們再來吃點橡皮糖。（他把整袋的橡皮糖都倒在桌子上。）

基脫卡松（調情）我和一個小孩，名叫克拉克的。昆登克拉克。後來他做參議

員。

求 是吧。這是百菓，對的。（他打開紙包，一口氣把五個放在嘴裏）我一直想試

一回，我一口能吃幾個、我來跟你講。托姆。我可以打賭，我一口能比你吃得

多。

托姆（高興）好的。（他倆人開始把橡皮糖往嘴裏塞）

基脫卡松 我來做公正人。現在，一次放一塊。你吃了幾塊？

求 六塊。

某脫卡松 好的，讓托姆趕上你。

求 （當托姆努力趕上的時候）你是不是送一塊錢給賣報小孩子？

托姆 是的，當然。

求 他說什麼？

托姆 他說謝謝。

求 是個什麼樣子的孩子？

托姆 小的黑黑的孩子，我想他是意大利人。

求 看上去他高興麼？

托姆 是吧。

求 那就好，是不是送一塊錢給老年人？

托姆 是的。

求 他高興麼？

托姆 是吧。

求 好。你現在嘴裏有幾塊？

托姆 六塊。

求 好的。我也有六塊。（他再放一塊進嘴，托姆也放一塊。）

某脫卡松 七塊，兩個人都是七塊。（他們又各自放入一塊，非常嚴肅地。把口裏所有的橡皮糖嚼成一大塊）八塊。九塊。十塊。

求 （欣悅）我一直想做這件事的。（他拿起一本雜誌）讓我們看一下這個世界裏有些什麼事。（他一邊翻着，一邊還是把糖塞進嘴裏面嚼着。）

某脫卡松 十一塊。十二塊。（某脫繼續數着，求和托姆繼續比賽。儘管他們做的是這樣的事，每個人却是十分嚴肅。）

托姆 求，你爲什麼要把凱蒂搬到聖佛朗西斯旅館去？

求 她是一個更好的女人，比起那些成天在旅館廳堂裏鬼混的航線不準的社交女太

太們。

托姆 是吧，可是你想她住在那邊會覺得舒服麼？

求 起先也許不舒服，可是一兩天之後，她就會好的，很不錯的一大間房子，一張床可以睡。穿得好，吃得好，我想她就會好的，托姆。

托姆 我也這樣希望。你想她不會感覺寂寞麼，在那裏沒有一個人，她可以對他講話的？

求 （銳利地看着托姆，大有傾佩之意，高興但嚴厲）任何地方不會有一個人，她可以對他講話的；除掉你。

托姆 （詫異而又快樂）我麼，求？

求 （這時托姆和基脫卡松用心地聽着，基脫頗能領會他話中的深意。）是的，只有你。由於上帝的降福，你是那個女孩子的另一半。不是那憤怒的婦人，搖擺

到碼頭邊的酒店裏來，叫喊一頓，因為世界上人就是把她踢來踢去。任何人可以佔有她。她屬於那奧亥俄州的一個小娃娃，她曾經有一個時候夢想要生活。也不是用她的軀殼來生活，爲了錢，那樣她可以有吃有穿，可以付房租。她是用她的整個生命來生活的。我把她搬到那個大旅館，她就可以有機會再把她自己振作起來。她住在那原來的紐約旅館是辦不到的。你親眼看見的，那裏發生些什麼事情。任何地方沒有一個人，她可以對他講話，除掉你。別的所有的人都逼她像妓女那樣講話。過一陣，她會相信他們的。到那時候他會不再記得從前的一切。她將會感覺到寂寞，不錯，人們甚而至於爲了不幸的境遇也會感覺寂寞的。但是我要她還是爲了你而寂寞，這樣她能夠再振作一次，恢復當初她本來應該走的道路。寂寞是有好處的，現在這是對於凱蒂的唯一辦法。還有甘草的麼？

托姆（昏眩）什麼？甘草的麼？（四面尋找）我和甘草的已經吃完了。這裏還有丁

香的，薄荷的，雙香的，柳香的，紅果的和水菓的。

求 我向來愛吃甘草的。不要爲她着急，托姆，她就會好的。你真的要和她結婚麼？

托姆（點頭）不欺上帝，求。（悽慘地）可是我沒有錢。

求 你不能去做一個職業的拳擊比賽者，或者類似這樣的事？

托姆 不——，我沒辦法打一個人如果我和他沒有怨恨。他得先做一件什麼事使我恨他。

求 你得想出一件事情去做；儘管做着，你也不在乎的。

托姆 我願意我能想得到。

求（沉思一會，突然地）托姆，你會覺得窘迫麼？駕駛一輛卡車。

托姆（如被雷擊）求，我從來沒想到這個。我願意做這事情。旅行。公路。穿過小城市。咖啡，熱的煎餅。美麗的山谷，溪河和樹林，日出和日落。

求 就這樣，裏面就有詩！

托姆 求，這正是那樣的工作，我應該做的。就那麼坐在那裏，旅行，觀看，微笑，放聲大笑。凱蒂和我一起，去麼，有時候？

求 我不知道。給我那電話簿。你會駕駛卡車麼？

托姆 求，你曉得我會駕駛卡車的，或者不論什麼車子有馬達有輪子的。（托姆拿

電話簿給求。求翻看。）

求 （找着）這裏。這裏就是。圖西多七九零零。這裏。幣。替我把這號碼叫到！

托姆 （托姆走向電話，撥號碼。）哈囉！

求 找基斯先生。

求 暫時把口裏的橡皮糖拿出來。（托姆把橡皮糖拿掉。）

托姆 基斯先生，是吧。不錯。哈囉，基斯先生麼？

求 請他等一等。

托姆 請等一等。

求 托姆，幫我一手。（托姆扶着求走到電話邊。求打電話，橡皮糖輕巧的在手指之間）基斯麼？我是求。是吧。好。別提了。（略停）你有一個位置給很好的
一個司機麼？（略停）恐怕沒有。（對托姆）你領到司機執照沒有？

托姆 （苦惱）沒有。但是我可以去弄一張。

求 （對着電話）沒有，可是他很容易就可以弄到一張的。什麼倒霉的工會。他可以以後加入。那麼，說他是你們公司的副經理，說他是爲了休養腦力纔去駕駛汽車的。你說什麼？今天晚上？我不曉得爲什麼不可以。去。地亞哥麼？好的，讓他開始就這樣無照駕駛。有執照沒有執照有什麼倒霉的兩樣？是吧。當然。你要先看看這個人。是吧。我馬上叫他去。對的。（他掛電話）謝謝。（對電話）

托姆 我可以得到那個位置麼？

求 他要看看你這個人。

托姆 我看上去行麼？

求 (仔細地看他) 抬起頭，挺出胸部。你覺得怎麼樣？

(托姆一一照辦)

托姆 很好。

求 你看上去也很好。(求從口裏取出橡皮糖，把「自由」雜誌包着它。)

求 你行，托姆。現在，你看。(他把一支非常長的巴那梯拉雪茄煙的頭子咬開，點火燃着，遞一支給托姆，一支給基脫) 愉快地抽支煙。這裏。(他又給托姆兩支) 給那兩位來看窮人們熱鬧的朋友，每人一支。(他指點那貴婦和紳士。托姆走過去，一言不發地分給他們每人一支雪茄。紳士生氣，嗅一下雪茄，把它丟在一邊。貴婦看着她的雪茄一會，把它含在嘴裏。)

紳士 你做什麼？

貴婦 真的，親愛的。我喜歡吸一下。

紳士 喔，這真叫人受不了。

貴婦 親愛的，我真的真的喜歡吸一下。（她笑，把雪茄含在口裏。轉向基脫。他

把烟頭吐出。她學他那樣。）

紳士（高聲地）五個長大的人的母親，還要找刺激。（喊叫起來，當基脫過去為

貴婦燃點雪茄）不，我禁止這個。

求（喊叫）你是怎麼會事？為什麼你不讓她去？為什麼你們老是把你們的婦女們

推來趕去！（緊接着）現在，看，托姆。（貴婦把燃着的雪茄含在口裏，開始

吸煙，感覺得意）這裏是十塊錢。

托姆 十塊錢麼

求 也許他會要你跳上一輛卡車，今天晚上就開始駕駛到聖地亞哥去。

托姆 求，我得去告訴凱蒂一聲。

求 我會告訴她。

托姆 求，請你照顧她。

求 她會得好的。不要爲她擔憂。她現在住在聖佛朗西斯旅館裏。現在，看。乘一部出差汽車到湯生特街和第四街的轉角，你會看見那個大招牌。基斯汽車運輸公司。他會在那裏等你。

托姆 O. K. 求。（費足氣力）謝謝你，求。

求 別發傻，快去。

（托姆走出。貴婦抽着雪茄，開始噴煙。在托姆走出的時候，韋士萊和哈利一同走進。）

尼克 你們剛纔到什麼倒霉地方去的？我們正需要娛樂的節目。你們沒看見有那從上半城來的貴客麼？（他指着紳士和貴婦）

韋士萊 你說的，十點鐘回來演第二場。

尼克 我說過這個話麼？

韋士萊 是的，先生，尼克先生，那是你說的。

哈利 第一場演得怎麼樣？

尼克 那不能算做一場的。那時候沒有一個觀眾在這裏看戲。沒有一個人看，怎麼能算做一場？人們都怕到這裏碼頭邊來。

哈利 是啊，我們剛纔到二十七號碼頭去的。看見一個碼頭工人和警察打架，那警察用短鐵棒敲那工人的腦袋，我們親眼看見的，不是麼？

韋士萊 是的，先生。我們都站在那裏看他打的。

尼克 (不免憂慮) 還發生別的事情麼？

韋士萊 他們都在議論。

哈利 一個人坐着一部大汽車來到，他說馬上就要舉行一個會議，他們希望能
 滿足每一個人，使得罷工停止。

韋士萊 馬上，就在今晚。

尼克 好，也該是時間了；他們這等可憐的警察可能神經過度——說不定就開槍打人。（對哈利，突然地）到這裏來，你招呼一會檯台，我要到碼頭那邊去散步。

哈利 好的。

尼克（向貴婦和紳士）你們二位貴賓主意拿定了沒有，喝什麼酒？

貴婦 你這裏有香檳麼？

尼克（指着求）你以為他從那個瓶裏倒出來的是清水還是什麼？

貴婦 有冰過的麼？

尼克 我有一打冰在那裏 他在這裏喝香檳，成天成夜的，已經足足有一個月。

貴婦 我們可以要一瓶麼？

尼克 一瓶六塊錢。

貴婦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有辦法。

紳士 我不明白，我知道我不明白。

（尼克脫下侍者的上衣，幫着哈利穿上。哈利把一杯香檳和兩支酒杯拿給貴婦和紳士，一路還跳舞，收受六塊錢，回到櫃台後面，跳舞。尼克去拿他的衣服和帽子。）

尼克 （對韋士萊）把鋼琴抖動兩下，孩子。把鋼琴抖動。

韋士萊 就是，尼克先生。（尼克正走出去，阿刺伯人走入。）

尼克 好麼，穆罕默德。

阿刺伯人 毫無依據

尼克 一路到底。（他走出。韋士萊在安靜地彈着鋼琴，阿刺伯人喝乾一杯啤酒，

拿出口琴開始吹奏。韋士萊用鋼琴伴和着他。凱蒂貂福，穿着新裝，顯得特別美麗，從外走入。她含羞地跨着步，好像她被身上新衣服所窘，好像她沒有權

利去穿着它們。貴婦與紳士對之甚有印象。哈利驚訝地看她。求在讀「時代」雜誌。凱蒂走到他的桌邊，求抬頭看她，毫不覺得驚異。）

求 哈囉，凱蒂。

凱蒂 哈囉，求。

求 真是好的，再看見你。

凱蒂 我坐出差汽車來的。

求 你又在哭，是麼？（凱蒂不答，他對哈利）拿個杯子來。（哈利拿一個杯子給他。求給凱蒂倒上酒。）

凱蒂 我得跟你談幾句話。

求 先喝杯酒

凱蒂 我並沒有搭過滑稽戲班。我們祇是窮人。

求 坐下。凱蒂。

凱蒂（坐下）我試做過別的事情。

求 祝你快樂，加特琳娜可蘭樂夫斯基，祝你和托姆都快樂。

凱蒂（憂傷地）托姆在那裏？

求 他找到了一個工作，今天晚上去駕駛卡車。他過兩天就會回來的。

凱蒂（難過地）我對他說過，我要和他結婚。

求 他本來想去看你，向你說再會的。

凱蒂 我配不上他。他像一個小孩子。（厭倦地）我是——太多的事情對於我發生

過了。

求 凱蒂貂福，你是我所知道的很少幾個真正純潔的人當中的一個。他過兩天就會回來的，回到旅館去，等候着他。

凱蒂 我也是這樣想。我不能忍受孤單。我真是不好，我努力試過。我不明白那到底是什麼（我離不開——她做姿勢。）

求（和霽地）你真的想再回到這裏來麼？

凱蒂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難說。一切的東西氣味不同。我不曉得應當有怎樣的感覺，應當要怎麼的想法。（她悽慘地做着姿勢）我知道我不配住在那裏，那是我一生所想要的東西，可是現在太遲了。我盡力要使自己高興一點，但是我做到的祇是回憶一切，痛哭一場。

求 我不曉得拿什麼話來對你說，凱蒂。我的用意，不是傷害你的感情。

凱蒂 你並沒有傷害我。你是第一個待我這樣好的人。我再也不會真的知道什麼是愛，可是我知道我愛你，我也知道我愛托姆。

求 凱蒂貂福，我也愛你。

凱蒂 他會要有孩子。我知道他會要的。我知道，我自己也會要的。當然我會要。

但是我不能——（她搖頭）

求 托姆自己就是個孩子，你們兩個會是十分幸福的在一起。他要你陪着他坐在卡

車裏。

凱蒂（像小孩）你要我回去等着他麼？

求 我不能命令你去做什麼。可是我想，那倒是好主意。

凱蒂 我願意我知道告訴你，孤獨一個人使得我怎麼樣的感覺。那更叫人受不了。求 也許要整整一個星期，凱蒂。（他睜眼看她，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你不是說要

看書麼？一本詩集。

凱蒂 我那時候不知道自己在講些什麼。

求（要想站起來）當然你自己知道的。我想你會喜歡詩的。你在這裏等一等，凱蒂。我去看，我能不能找幾本書來。

凱蒂 好的，求。（他走出，極力想不搖擺。霧中行舟的汽笛。音樂。報童走入。

尋求。求不在，心都割碎。）

報童（對紳士）報紙要麼？

紳士（有怒色）不要。

（報童走近阿刺伯人）

報童 報紙要麼，先生？

阿刺伯人（微怒）毫無依據

報童 什麼？

阿刺伯人（甚怒）毫無依據。（報童開始走出轉身，看阿刺伯人一眼，搖頭。

報童 毫無依據？你怎麼想出來的。

（布力克帶着兩個警察走進。）

報童（對布力克）報紙要麼，先生？

（布力克把他推在一邊，報童走出。）

布力克（權威的地四轉走着，對哈利）尼克在那裏。

哈利 他出外散步去了

布力克 你是誰？

哈利 哈利。

布力克（對阿刺伯人和韋士萊）喂，你們。不許作聲。（阿刺伯人停吹口琴，韋士萊停彈鋼琴。）

布力克（注意凱蒂）你叫什麼名字，妹妹？

凱蒂（看着他）凱蒂貂福，於你是什麼？（這時凱蒂的聲音與在本劇開場時一

樣：粗暴，倔強，怨毒，僵硬。）

布力克（發怒）用不着拿出你那套下流的聲口。單祇回答我的問題就行。

凱蒂 你入地獄去，你。

布力克（走近，大怒）你住在什麼地方？

凱蒂 紐約旅館，二十一號房間。

布力克 你在那裏工作？

凱蒂 我現在不工作，我正在找工作。

布力克 什麼樣的工作？（凱蒂不能答）什麼樣的工作？（凱蒂不能答。狂怒）什麼樣的工作？

（基脫卡松走過來）

基脫卡松 你不能當着我的面對女人家這樣講話。

（布力克轉身，瞪視基脫。兩個警察從櫃台邊走過來。）

布力克 （對警察）沒關係，二位，我會對付他。（對基脫）你剛纔說什麼？

基脫卡松 你沒有權利傷害別人。你是誰？

（布力克一言不發，把基脫拖到街上。外面傳來一聲拳頭，一聲慘呼。布力克回入，大喘着氣。）

布力克 （對警察）O.K.，二位你們現在可以出去。對付那個人。拖他站起來，告訴他以後識相一點。（再對凱蒂）現在回答我的問題。什麼樣的工作？

凱蒂（沉着地）我是個婊子。你這個婊子養的。你當然曉得我是幹什麼的。我也

曉得。你是幹什麼的。

紳士（驚駭，而且真的受了傷害）對不起，官長，不過在我看起來，你這種態

度——

布力克 不許作聲。

紳士（鎮靜地）——是在逼着那可憐的孩子說出不是真實的話。

布力克 告訴你，不許作聲。

貴婦 好麼。（對紳士）難道你還打算忍受這樣的侮辱麼？

布力克（對紳士，他現在站起）難道你麼？

紳士（攙住貴婦的手臂）我要進行離婚，我要從頭開始我的生活。（直推貴婦）

走。趕快離開這個倒霉的地方。（紳士催促他的女人出去。布力克望着他們

走。）

布力克（對凱蒂）現在。讓我們從頭再來，當心你要說老實話。你叫什麼名字。

凱蒂 凱蒂貂福。

布力克 住在什麼地方？

凱蒂 今天傍晚以前住在紐約旅館，二十一號房間。今天晚上我已經搬進聖佛朗西

斯旅館

布力克 哦，搬進聖佛朗西斯旅館，好地方。你在那裏工作？

凱蒂 我正在找工作

布力克 你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凱蒂 我是個演員。

布力克 原來如此。我在什麼影片裏看到過你？

凱蒂 我是演滑稽劇的。

布力克 你是個說謊者。

（韋士萊站起來，擔憂地，充滿着無言的不平。）

凱蒂 悽慘地，一如本劇開場時）那是老實話。

布力克 你到這裏來做什麼？

凱蒂 我來看看，我能不能在這裏找到一個工作

布力克 做什麼樣的工作？

凱蒂 唱歌——還有——跳舞

布力克 你不能唱歌，不能跳舞。爲什麼說謊？

凱蒂 我能。我在全國各地的滑稽戲院裏，也唱歌也跳舞。

布力克 你是個說謊者。

凱蒂 我還擔任過有對話的角色

布力克 你原來是在滑稽戲院裏跳舞的。是麼？

凱蒂 是的。

布力克 好，讓我看你從前是怎麼跳的。

凱蒂 不，這裏沒有音樂，我也沒有合適的跳舞服裝。

布力克 這裏有音樂，（對韋士萊）放一個鏰幣在那留聲機裏。（韋士萊不能動）

快去！放一個鏰幣在那個留聲機裏。（韋士萊祇得那樣做。對凱蒂）好。走上台去，表演一段熱烘烘的滑稽節目給我看。（凱蒂站起來，慢慢地步向舞台，可是她竟不會動。求從外面走進，手裏拿着三本書）走呀，此刻。讓我看你從前在全國各地的滑稽戲院是怎麼跳舞的。凱蒂試跳一節滑稽劇裏的舞，另有一種悲劇性的美。）

布力克 好，把衣服一件件脫下來。（註三）

（凱蒂除下帽子，正在動手脫去外衣。求移近舞台，甚為駭怪。）

求 （奔向凱蒂）下來。（他把凱蒂抱入懷中。她在哭。求向布力克）你曉得你在幹的是什麼倒霉事麼？

韋士萊（像個小孩子，非常憤怒）就是那個人，布力克。他要她脫掉衣服。也是他把那老人家打一頓。

（布力克把韋士萊推出，正當托姆走入。布力克動手打韋士萊。）

托姆 什麼事情，求？發生什麼事情？

求 卡車在外面麼？

托姆 在外面，可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凱蒂又在哭。

求 你要駕車到聖地亞哥去？

托姆 是的，求。可是他要把那個可憐的黑人孩子怎麼辦？

求 快走吧。這裏是一點錢。一切沒有問題。（對凱蒂）到卡車裏去穿衣服，拿這

幾本書。

韋士萊的聲音 你傷害不了我的。你總有一天會受到你該有的。你等着瞧。

托姆 求，他在傷害那個小孩子，我要殺死他！

求

（推着托姆）快走。趕快就在聖地亞哥結婚。回來的時候再見。（托姆和凱蒂走去。尼克走入，站在櫃台的下端。求從口袋裏拿出手槍，看着）我一直想要殺死個把人，可是我從來不曉得誰該被殺。（他板開撞針，挺身直立，把槍緊握在胸前，向門走去。他站住一會，看着布力克，十分用心地瞄準，板動槍機。槍沒有打響。尼克跑過去抓住他的手槍，把求拖在一邊。）

尼克

你想你在幹什麼倒霉事？

求

（隨口地，但憤怒容）托姆這個笨人，買一把放不出一響的六子槍回來。

（他坐下，呆木如失覺。布力克喘着氣走來。尼克看着他，慢慢地講着。）

尼克

布力克，我早就告訴你不要到我這裏來的，現在給我滾出去。（他抓住布力

克的領子，愈說抓得愈緊，把布力克推出去。）要是你再來，我要把你拖到你剛纔打那個黑人小孩的房子裏去，我要殺死你——慢慢地殺死你——就用我兩只空手。（他把布力克推出。對哈利）去照應那個黑人孩子。

（哈利跑出。威利回來，不覺得屋子裏有過什麼變動。威利再把一個鎊幣放入彈子機，但是他這一次放得十分用力。用力的結果是，那面國旗又豎起來。

威利不免驚愕，立正，敬禮。國旗降下去，他搖頭。）

威利（沉思地）就我來說，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國家。如果你問我，歐洲簡直是渾蛋！（他正想把滑板推進去，忽然旗子又豎上來，他一面立正敬禮，一面憤怒地對尼克抗議）喂，尼克，這個機器有毛病。

尼克（陰冷地）在邊上使勁敲一下。

（威利依他的話去做。真正使勁的一大下子。結果是那旗子不停地一上一下，威利也不停的敬禮。）

威利（敬禮）嗨，尼克，情形不對。（那彈子機突然停住。威利偷偷地再塞進一個鎊幣，又開始新的一盤。遠遠傳來兩響槍聲，每響是謹慎地按時而發。尼克跑出去。報童進來，走向求的桌子，就覺得情形不對。）

報童（和靄地）報紙要麼，先生。

（求沒有聽見；報童退回兩步。注視着求，希望他能使求高興起來。他看到那留聲機，走過去，塞進一枚錢，滿想音樂會使求快樂。報童坐下。望着求音樂開始。那「密蘇里華爾滋」舞曲，醉漢走入，在屋子裏打轉。坐下。尼克從外面回來。）

尼克（高興）求，布力克已經死掉！有人剛纔開槍打他，可是沒有一個警察在查那開槍的是誰。（求沒有聽見。尼克退回幾步。注視求。大聲喊）求。

求（抬頭看）什麼？

尼克 布力克已經死掉。

求 布力克麼？死掉麼？好！我那把倒霉的手槍，打不出子彈。我告訴過托姆的，去買一把好的。

尼克（拿起槍來看）求，你本來要想打死他的？（哈利回來。求把手槍放在衣服

的袋子裏。）我來請你喝一瓶香檳酒。（尼克走向櫃台。求站起來，從衣架上拿下帽子，穿起大衣。報童連忙過來，幫他把大衣穿上。）

尼克 什麼事，求？

求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尼克 香檳怎麼樣？

求 謝謝你（要走出去）

尼克 現在還不到十一點，你要到那裏去，求？

求 我不知道。不打算到那裏去。

尼克 明天再來麼？

求 我不知道，我想不會來。

（基脫卡松進來，向着求，兩人會心地互相望着。）

求 剛纔有人打死一個人。你覺得怎麼樣？

基脫卡松 再沒有比這個更痛快的。(高聲地，誇言，正經地)我有一次開槍打死過一個人在舊金山。打了他兩槍，在一九三九年，我想不錯的。在十月裏。那個人叫布力克或者格力克或者那樣一個名字。不能容忍他對待女人的態度。跑回我住的房子裏去。找出我的那支舊的柄上鑲着珍珠的手槍，在太平洋街等着他。看見他走來，就讓好好的享受兩次。不能不把我那支美麗的手槍扔到海裏去。(哈利，尼克，阿刺伯人和醉漢都走攏來圍着他。求伸手到他的袋裏，摸出手槍，放在基脫的手裏，用欽佩而親熱的眼光看着他。求慢慢地走到那通過大街的樓梯上，轉身向衆人揮手。基脫，再是其餘的每一個人，一個個的揮手。那彈子機又在表演它的那一套美麗的美國把戲：國旗，燈光，音樂。全劇結束。)

(幕下)

(註三)：滑稽劇 Burlesque, 一種爲 Strip-Tease 「剝衣刺激」，女演員在樂聲抑揚中，緩衣寬帶，脫卸身上服裝，以逗引觀衆。